

十七史詳節

未嘗得之高祖恠問之呂后后曰李所居上常有雲氣故使往嘗得李高又喜沛中子弟恠問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應曰始皇欲以一臣陳涉自立為楚王李考曰秦滅楚楚人怨郡縣爭殺長吏以應涉沛

今欲以沛應之父老乃帥子弟殺沛令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古文始今置將

不善一敗塗地顏曰破敗也數讓衆莫肯為數所高祖乃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庭而蒙鼓旗皆亦

沛中子弟得三千人秦二年十月文曰十月沛公還守豐秦泗川藍平將兵圍豐沛公還守豐秦泗川藍平將兵圍豐更名沛秦時御史監

攻豐不能取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古文呼四月沛公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六月沛公與

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應曰六國為秦并楚並無楚為百姓所患故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

關中者王之顏曰會玉谷關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顏曰不以獨羽怨秦破項梁

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曰項羽慷慨文紀作慷慨禍賊文紀作慷慨禍賊文紀作慷慨禍賊文紀作慷慨

無嫌類史記作無嫌類如沛曰慷慨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文紀作慷慨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

主久矣今誠得長者柱母使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遣沛公

秦三年二月沛公西還高陽文曰邑名酈食其為里監門服虔曰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

求見沛公朱子文曰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乃求見下沛公乃求見下沛公乃求見下沛公乃求見下

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庭上座食其說沛公文紀作慷慨陳留沛公以為廣野君

漢元年冬十月如沛口函素以五星聚于東井天文志五星聚于東井以應推之從成星也此為祖受命之

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寶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饜士旦日合戰旦日明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媾曰吾入關秋毫無所敢取古文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古文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因留戲下各就國戲謂軍之在危也張良辭歸韓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索路曰關道也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多以為視為示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歸多道亡還者韓信亦去蕭何追還之漢王問以計策信曰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無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東東向因陳羽可圖三秦為并之計漢王大說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郴在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十一月還歸都櫟陽櫟陽在漢王如陝又遣使請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塞在漢王如陝故秦苑囿池令民得田之

○二月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復方日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繇戍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進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逼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

說曰說遠聽信東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郴在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十一月還歸都櫟陽櫟陽在漢王如陝又遣使請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塞在漢王如陝故秦苑囿池令民得田之

○二月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復方日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繇戍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進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逼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

說曰說遠聽信東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郴在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十一月還歸都櫟陽櫟陽在漢王如陝又遣使請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塞在漢王如陝故秦苑囿池令民得田之

○二月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復方日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繇戍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進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逼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

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為義帝發喪

致堂胡氏曰秦失其鹿天下競逐名其師者謂誅無道秦可矣秦滅諸侯各有分地而又起兵雖曰項羽為政不平主約不信願亦伸己私忿而伐羽耳此非制勝之幾百全之計也及三老獻言請秦項羽弑君之惡漢王大臨三軍編素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然後項羽無所容於夫地之間漢王雖折北於彭城而必知天下之歸己矣

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羽放殺我帝殺清白故凡我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編工者其例皆同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河南河東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中降項王彭越張敖王

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事見餘傳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以精兵三萬人擊漢軍大戰睢水上魏音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市大風從西北起折木拔屋揚砂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及過楚軍食其者羽常置軍中以為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漢王西過梁地至虞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

致堂胡氏曰夫楚都彭城獨齊與九江其與國也南失九江背無所倚東失齊斷其右臂竟以是亡高祖之言豈欺世哉

○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令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乃得免為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隨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傅者皆

之崇山蕪南道屬河也故於柏重甘果垣地如以取救倉粟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為楚為

反○六月漢王還標陽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中卒乘邊塞關中大飢米斛萬錢

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榮陽謂郡食其曰彘頰往說魏王豹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食其往

約不聽漢王以韓信與曹春灌嬰俱擊魏食其運漢王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

韓信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卒將誰也曰項它何反曰不能當曹

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約傅諸榮陽定魏地信使人請兵三萬願與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

王與之三年十二月項羽數侵奪漢南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燒楚糧統七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

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間張良良發八難漢王報飯吐哺飯吐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依及令趙

銷印趙趙曰使遠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黃金四萬斤以間政楚君臣下問音同○夏四月項羽圍漢榮

陽漢王請和劉榮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羽急攻榮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疑亞父亞父大怒

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誰楚可以間出地舉車車黃屋左纛纛對曰食盡漢王

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燒信漢王出榮陽至成皋北渡河自

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奔之軍○秋七月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欲復戰即中鄭忠說止漢

信陸

假王惡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信為齊王
○八月初為其賦賦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北路燕人來致象駒助漢路其漢王下令軍士不韋死者吏
為衣衾棺槨工與反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羽少助食盡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
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
為平國君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
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
漢王復入壁滌整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今能取睢陽
以北至穀城可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皆楚將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
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二月圍羽垓下垓音該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為楚人之歌知盡得楚地羽
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
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漢王
為發喪哭臨而去

致重胡氏曰史稱高帝之大度者誅則誅之哭則哭之道并行而不悖其斯之謂歟然則曹操之哭袁
紹如何曰操任術數人也紹雖死三子尚存河北未平袁氏之人猶聚操不得不為之備豈高帝之敢
望惟武帝哭召平孔明哭馬謖庶同情乎吳孫氏之臣乞墓請葛恪而司馬昭屈於雄向之言抑鑒亦
請聽王敦家收瘞而蔡興宗自英范義宋明帝書之對曰陛下討賊臣英故交蓋王孫行乎上私情伸
于下自古不廢是皆高帝之餘澤也

封項伯等為列侯賜姓劉氏

致堂胡氏曰起義兵誅暴亂而自為無道者項羽也既伏其辜矣支盾何責焉惡惡止其身忠厚之至也高帝以二心殺丁公而不殺項伯何也項伯所以免帝於危者明為羽講解之此公道也丁公萬已及沛公而縱之去此私情也豈可比而同之乎若夫以己之姓易人之姓則前書已論其失矣

○春正月諸侯上疏曰大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德厚又加意於諸侯王有功者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競比擬亡上下之分分狀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

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感動海內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

幸天下稱善之事○二月甲午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汜水在陽○五月詔曰諸侯王子在關中者復之

十二歲其歸者半之復國入若上言楚子矣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

故爵田土復扶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咎戾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夫者皆賜爵為大夫

責又曰子謂有罪者會赦免罪而已不得賜爵也亡罪乃得為大夫耳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行稱付今

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意

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通侯諸將曰通侯從政為列侯皆言其情吾

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壞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陸

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殺之戰勝而不

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運籌帷幄與撫百姓給餉餽餽亦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

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

說服說增曰說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禽常以為信然及讀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斷亂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德正如飢者之嗜食不欲芻黍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藉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逼楚滅殘戮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以懷民望何其謀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之名為敵國之資實增此之也然范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其使項羽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者赦田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睢陽四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駟傳下足為赤傳一馬二馬為駟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

致堂胡氏曰橫不肯北面高祖以同列為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有俱王俱帝之理亦豈有四海無君之道呂政之時藏器以待可也胡亥之時合從而起可也至漢祖出可以委質矣漢祖而不可事則誰可事者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

婁敬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曰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致堂胡氏曰帝起兵五年歲無寧居跋履山川蒙犯霜露勤矣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

章歸洛陽未及稅駕聞婁敬陳入關長久之計遍問群臣折衷於子房即日西行不待改夕為乎其明於決策敏於用言不自違礙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征隗囂下隴蜀還京師才六日潁川賊起聽寇洵之諫即往鎮撫之歷有倦意可謂能繩武祖先先烈矣

拜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秦滅之始也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

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遣夢如字又○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田肯賀

上曰善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阻山帶河懸隔千里持持戰百萬秦得二百馬地勢

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以居信反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

西有瀋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戰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馬秦得百二者二萬人

得十二者二十萬人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齋者上曰善遂至雒陽赦信封為淮陰侯始剖符

封功臣○春正月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複道上復音腹上下見諸

將往往羈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

令軍吏不足用編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

快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起丞相急定功行封起音腹上下見諸

侯吾屬亡患矣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

言之耶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憎愛行誅賞或時嘗至公座臣往往有欲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

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謀矣

○上歸標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

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慧慧反迎門卻行行上上大驚下扶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

亂天下法上心善家令言類曰昔太子庶子劉聖云善其發信已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

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

被堅執親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催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已尊朕

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太上皇不須治國故不言帝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

於銅鞮銅鞮反信亡走匈奴與其將軍丘臣丘臣反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

煩會大寒士卒墜指者什二三運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

美女如此今皇帝因說獄之謂氏畏其奪已報曰報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美土地必能有益於

先山奴聞其一角得突出顏曰應說出極說新論直說以意測之舉記傳所出也聞於此反氏者支

○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

歲成敗未可知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仕庶

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說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司馬溫公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鎮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

之德而願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

示子孫其承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于孝武卒以宮室寵

敬天下未必不由鄼侯啓之也

八年春三月今爵非公乘以上母得冠劉氏冠貴人母得衣錦綉綺縠綺約扇操兵乘駟馬賈者古時及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卮者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帝以臣

卜七也羊命長一西漢

亡賴江表謂多詐狡者為亡賴亡賴許慎云賴利也。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田宅田宅切。○十二月行如雒陽，置高

等謀逆，發覺，逮捕高、弄并捕趙王，赦下獄，廢為宦。平侯從代王如意為趙王王直又曰子謂逆者其人亡存封

捕也。故有或性古達。○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古

或以右為專，言無能過之者，黃又曰子謂古。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

者居則責左，用兵則責右，教同時俗也。十年九月代相國陳豨反，豨豨切。上自東至邯鄲，邯鄲邯鄲切。上喜曰：「稀不南據邯鄲而阻鄆水，宋即曰

北列，豨據史記改為而。吾知其無能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是力

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白於天子上嬖罵曰：「豨子能為將乎？」封各千戶。左右

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實未編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豨為

羽檄之示，連也。檄，朝曆反。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有求樂殺有後，爭得其孫叔封之樂。

柳號華成君，聞豨將皆故貴人，上曰：「吾知與之矣。」與之之辭也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十一年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

致堂胡氏曰：司馬氏曰：韓信之功大矣，觀其拒蒯通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良由失職，快快爾盧

縮，望閉舊恩，猶南面稱王，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言高祖負信，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自取也。下齊不報

而自王，國陵有期而不至，是棄時，微利懷市井之心，高祖欲取之久矣，顧力未能爾。及天下既定，則信

復何恃哉？愚謂功過當相準，信功過三傑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通之意可以免失

期之罪，未有反計，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紀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

而無所負矣。

○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半許也或貢賦曰平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又曰闕王者莫高於周又伯者莫

高於齊桓伯謂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持古之人乎志在人主不受故也士業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

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勤為之駕遠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行狀年紀實父曰義清有而弗言覺兒年老瘵病勿違五月詔曰粵

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從中縣之民南方三郡始皇略取疆地為桂林象郡南海即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諸秦南海尉宅居南方長治之何反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為南

粵王使陸賈即按璽綬定稱首稱臣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還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舞酒酣

兒皆和習之和胡反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悅口胡反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

地今死亡復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願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沛侯濞重厚請立為吳王已拜上曰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

首曰不敢 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祠孔子三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同安輯之其與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

皆令自置吏得賦飲女子公主謂公主之稱本世秦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王之故謂之公主實父曰子

之者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用之軍奉不知用也古之嫁女禮當如周禮大夫為列侯食邑者皆佩
主之向不謂夫主子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世謂之公先者皆公內主者皆耳
之印賜大第室更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也
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反也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
矢所中行道瘳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上擾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
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扁鵲魯人也遂不使治疾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
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恐恐行也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
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夏四月甲辰帝崩長樂宮

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盧縮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

故與帝為編戶民北面為臣心常鞅鞅

鞅于

今乃事少主非盡殺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殺酈商見審食

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兩帝崩諸將皆誅必連

兵運糧以攻關中

日謂

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躡足待也

高

審食其入言之乃發喪通鑑考異曰漢

丁未發喪酈商呂后雖暴虐亦安敢一旦盡誅大臣又時陳平不在滎陽樊噲不在代此說恐要今不取大

赦天下群長陵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群臣曰帝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

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

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章程

章者應教之章術程者權衡又尺斛斗之平法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

新語又與功臣制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

贊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宣子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

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屠杜氏晉王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師魯文公世孫秦賴曰文公六

子士會如秦

通公後歸于晉文一十年晉使魏其處者為劉氏願曰在秦者無官劉向頌云漢帝本系出自唐

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皇公蓋太上皇父由是推之漢承克運德祚已盛斷蛇著旗幟

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晉曰漢承克緒為火德秦承

御傳皇矣漢祖暴克之績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周漏于楚秦大綱雖高祖因時而起楚項羽

暴發跡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專臨秦郊舉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始紀應天順民五運同

暴也項氏呼挾魏志熱我巴漢西土宅心宅心也西方人皆居戰士憤怨乘輿而還席卷三秦割據河

山保此懷民股肱蒼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帝腹心良平藝行天刑赫赫明明太史公曰夏之政以忠志

之以敬敬之樂小人以鬼敬人承之以文文之樂小人以信敬人承之以德故救世者以忠志

而復相周秦之間可謂文樂矣秦不改反國則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弊易變使人王不傳得天統矣

至登除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紀極亂反正法錄一約銀之任五載而成帝業具姓尊王子

第六成九國王表封爵之誓功爵以功為克復官用能為次序外戚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

覽英雄以誅秦項掃除煩苛兆民大說約法刑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親除大亂去害

從並建臺英以為官師傳納善者不及從謀如韓園舉重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傳爵祿來帝者

天下之破石高祖所以厲世厲鏡也上嗚呼興於學然尚存子戈未違庠序之事傳其興也有五

一曰帝克之首喬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慈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

誠信好謀見善如不及從謀如順流中

李惠帝

李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漢高祖之子也二平立為太子五月丙寅即皇帝位賜

稅一 漢家初十五稅一後于周十稅 二也 中開委今復之便方且 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者皆耐為鬼

籍自樂 上進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曾孫是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春者

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免之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

以滿民也 馮子

二年春正月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 麻人

三年春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山奴單于 單于 五月立閔趙君搖為東海王 搖趙王句踐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 春正月舉民老悌力田者復其身 三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狹書律官陽

兩血 秋七月汝室災 汝室災水之室也

五年冬十月駕桃李華來 六年冬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律人出一算算百

七年秋八月以宣帝廟于未央宮 宣帝廟年十七即崩葬陵

管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室相傳實尊尊越陰恩敬為矣因叔孫通之諫則懼然 律復道乘衣冠

相國之對而心說 對時高祖制度 可謂克仁之主 禮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高后呂氏 夫人因疾而崩

高后呂氏 漢高后呂氏 生意帝惠帝即位尊為太后太后立帝幼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微

管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天子之言一口制書二口詔

乃立兒子呂台度樣合子通四人為王 王 封諸呂六人為列侯

元年二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二年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勳功與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分封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

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大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於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

功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平專議列侯幸得賜餐餼奉邑奉千石反奉秋用反餐餼陛下加惠以功

次定朝位臣請獻高廟奉可秋七月行八錢

四年夏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權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驩欣交

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乃失惑昏亂不可屬天下反下其謀代之履臣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

所以安宗廟社稷喜深願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為皇帝

六年六月行五分錢名如美

八年秋七月太后崩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東政顯與自知背高皇帝約非有功而王恐為大臣諸侯

王所謀因謀作亂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郡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始高帝與呂后

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謀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

足下不為之國守藩之性逆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大臣得

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度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勃入北軍

不得入襄平樓紀通商符節高王也昔約口說信實不見其微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

一迪令持節燔內勃北軍勃復令郵寄與客劉獨說祿音遂解印屬與客欲反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

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左袒

致堂胡氏曰太尉此間非也有如軍事不應或皆右袒或左袒則如之何故先賢謂是時直當諭以

大義率而用之爾况太尉已得北軍士卒固惟舊將之聽其為劉氏與不為劉氏非惟不當問蓋亦不

必問也

勃遂將北軍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逐產殺之勃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大臣相與謀尊立文帝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閭編他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叙傳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

孝文帝

孝文帝諱坦之字曰帝繼法惠息愛人曰文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誅陳豨定代地立為代王高后崩大臣遂使人迎

代王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太后威耳今已

誅諸呂新喋血京師謀大頓及當作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宋昌進曰廢臣之議皆非也

夫秦失其政秦無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總望一也高帝王子

弟地大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項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雖動搖三

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呼火故士皆袒左為劉

氏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大王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

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廣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先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勃勃

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遂報曰無可疑者代王乃令宋昌馳乘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勃遂

曰願請間帝曰問音問言

教堂胡氏曰太尉此請非也不過欲請封諸呂迎代王之功以狎私欲耳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遽上

璽符天消橋非邸殿所 在王者若何而受之一舉而三失焉不學之過也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 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群臣從至上議

代王曰奉高宗帝廟 重事也寡人不足以稱稱人乎下同 羣臣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

皆曰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怨怨父曰怨願大王幸聽遂即天子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

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下詔曰聞者諸呂用事擅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賜民將一

級女子百戶牛酒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得爵五日金四兩今詔稱賜爵今會聖飲酒五日

元年正月有司請登建太子早字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恩

志志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禮天下焉博字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

何其安之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東

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治國安皆且千歲有天下者莫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

子所從來速矣子啟敦厚慈仁啟景請建以為太子上下乃許之 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

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饑寒孤獨窮困之人或沾于死亡沾音沾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

振貸之振起也諸振救振賑或皆同又曰老者非常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

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粟當受窮者或以陳粟六反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

今年八十已上賜米酒肉九十已上賜帛絮 六月令郡國無獻米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靡洽乃修

代來功自代來時

二年冬十月詔曰古者諸侯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靡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

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一 兩漢

十一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詔曰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

一月晦日有食之。通張華及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唯二三

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有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

句以政告朕及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者錄費以便民。其罷

朕既不能遠德致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

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春正月詔曰夫農天下

之本也其閏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所以通治道而采諫者也。今法有誹謗

之罪。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采諫者也。今法有誹謗

致堂胡氏曰妖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眾有奸究賊亂之意者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

以警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為上盡忠深計必

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于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未然之

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誹謗妖言爾。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鉅口結舌人主不聞其過淪其危亡而不

悟然其所諱者乃天下之患而其自為者乃天下之妖也。夫既以忠諫深計為誹謗為妖言則指鹿為

馬指野為禽指齒為芝指狼為羊指雲指霓為非莫指皆自所以除舊而布新也。煙生則曰不食嘉

飯也日食則曰陰雲蔽也地震則曰官府無陽也霖雨則曰秋稼自茂也水湧泛溢則曰民無汲死者

也歲飢則曰路未嘗有餓者也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說道創言逆說之以斯惑世主使淪

于亡其罪豈誹說之比其為妖也不亦大乎嗚呼文帝除此令其異國長世宜哉

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

使符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也各分其半若留京師左與之 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

也而民或以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不救之

三年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北地郡之北 遣灌嬰擊匈奴去上幸太原復晉陽中都民三歲

租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 秋七月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誅誤吏民誅音 濟北吏民

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賈父曰高帝詔曰興居去

王興居居去來者八月虜濟北王五年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帝以五分錢今以文亦當云興

宮東闕采恩災梁恩謂連開曲閣也以慶重到 十年六月將軍薄昭死昭小史作四銖七年六月未央

乃自殺有異故言死首使有臣妻殺性哭之

司馬溫公曰季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于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典如存之感况太后

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恃法者親疎如一

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傳而用之典兵驕而犯

上至于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

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讒文帝之始不

防薄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于始乎

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兩行其端者分持其一出入 詔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率天下農人十年

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謂墾 吾詔書教下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動而勸民不明也將何以勸

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農民之師也廣吏民之

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今貴人情是史舉吏賢之道未備也其遺請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宗廟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夏除稅稅之官

五月除肉刑法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吳大馬今瘦身從事禮古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

以異也實又曰謂其子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賜天下派寡希帛絮各有數

致堂胡氏曰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眾諸侯王自食其地上府所入塞下郡縣之時矣又與

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綵繒之奉復數為惠深入寇盜候騎至雅甘泉天子親將大發車騎卒命將出擊

復困河決有某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

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于身衣弋絺履草為某上書業以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帳無

文綉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近莫有奢侈之習則何如而不富其

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導諛違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盡錫錄用之如泥沙至於財竭而下畔下畔

而上亡其罪可勝誅哉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葭北地都尉印印以張相如黃赫樂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 春詔曰朕親

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曆日滿長以不數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愧古其廣增諸祀壇場珪

幣昔先王遠稅不求其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釐音皆歸福

於朕躬不為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與音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款無

有所祈

十五年春善龍見於成紀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

致堂胡氏曰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其實一理也非天與帝二物也天子以繼天言帝以主天下言其實一人也非帝與天子殊分也考之詩書易惟天稱帝若句芒蓐收司五方者以神名之可也而鄭康成專信緯書與劉歆周禮立五帝之說并天而六後世又升五嶽齊次自公而王自王而帝一何漭亂名實之甚哉夫帝者統御四海之稱未嘗統御四海則不可謂之帝亦猶天者徧覆群物之稱不能徧覆群物則不可謂之天其義類不亦顯而易明歟議禮制度者能一正之以破積久之妄群衆之疑使百世以俟而不惑是亦聖人矣

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 九月詔諸侯王公

卿郡守舉賢良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得納以言

傳請曰數

十六年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前延壽今人獻之後元年春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過歟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以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度徒各反以口量地其于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者善扶元反為酒醪以糜餒者多耕事高反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中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

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達恩無有所隱

二年六月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彼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

所志動勞不處皆自于朕德之薄而不能遠達也聞者累年匈奴並暴遠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入不能

諭其內志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動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但丁未嘗一

日忘子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于道以謝朕志平車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使萬民

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年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光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極意為將軍屯

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視茲侯徐厲為將軍

次棘門以備胡 夏四月大旱蝗蝗令諸侯無入貢馳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廩以振民民得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遺詔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莫可甚哀當今之世咸

嘉生而惡死厚莫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朕保獲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

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之不明與嘉之其莫哀念之有傳以天年供奉于焉

廟代之不明而當此殿是可嘉也其莫哀念于哉

贊曰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祀式或當欲作靈臺召匠

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差之何以台為身衣弋綈綈大所幸慎

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

墳南趙尉佗自立為帝召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今邊備守不發

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凡枝群臣未盡等諫說雖功常假借納用馬張武等受賂金錢

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與于禮義斷獄百幾致刑措刑措嗚呼仁哉

叙傳太宗稱稱允恭克勤化民以躬率下以德養不供貢除氏罪不收琴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

鷹民應如草國雷刑清登我漢道登成也太史公曰孔子必世然後仁若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

去歲歲是言漢興五孝文四十餘歲德至成也廢廢御改正服也

得矣謙謙未成子
今焉呼豈不仁哉

互註德厚俾天地利澤施四海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武躬修元默勸趨農桑

減省租賦更安其官民樂其業風流焉厚葉閭閻至于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下詔除肉刑刑法

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元默躬行以移風俗有高世行三郎官上書

疏未嘗不止輩受其言所為天下與利除害變法易政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所難及

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寒心銷志不明求衣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者

刑罰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僱武行文則斷獄數百以章帝鈞堯滿為席兵木

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蒙以為殿惟以道德為鹿以仁義為準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吏

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漢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天下大和百姓洽足本好以刑名

之言赫然發憤遠躬戎服親御鞍馬馳射上林講武戰陣聚天下精兵軍于廣武喟然嘆息思

古名將將如

孝景帝漢之字曰闡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即皇帝位

元年冬詔曰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文帝曰始受命者稱太祖耳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

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酌會諸侯廟中出金鈔祭所謂酌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高祖所作也文

孝惠廟酌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臨天下通閩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遠群

生減者欲不受罪人不弔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文帝親行之德厚俾天地利澤施四海

慶不獲稱明矣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為其為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臣嘉等謹議功莫大于高帝德其盛于文帝高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

廟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正月詔曰問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命

朕甚痛之郡國或說隱無所農桑穀畜地種地種也苦交反隱謂編或地饒廣厲草莽水泉利而不

得使如淳曰莊周云唐虞食曰蕪一曰羊欄曰蕪也古教教謂食桑之古教字其讓民欲徒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遣御史大夫青

翟陶音也後人至代下與匈奴和親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兒重受財物賂買貴賈論輕廷

尉與丞相更議者令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他物若買故賤

賣故貴皆坐厥為盜行下更反

三年春正月吳王濞濞音反膠西王卬卬音五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辟音壁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

舉兵反遣亞夫會嬰將兵擊之斬晁錯以謝七國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

五年夏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中元二年二月匈奴入燕改磬曰素市磬竹

三年夏置禁酤酒酤工鼓反

四年春三月御史大夫韓委葉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馬十歲

五年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正邪也殺人者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

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立罪者失職有罪者不伏罪奸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于法

而于人心不服者視獄之廉服也一聽反獄平

六年冬十二月定鑄錢偽黃金率律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履宜稱稱其更六百石以

上皆長吏也

六百石位大夫

亡度者或不免服出入閣置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轡無元反千石至

六百石朱左轡

漢儀注諸範三十六所分佈

又惟酷吏奉憲中乃詔有司遵當法定憲令憲正

六月匈奴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

死者二千人

北邊西邊苑馬三十萬匹

後元年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慧當有上下獄疑者獄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獄而後不

當獄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二年冬十月省徵侯之國

文紀通列侯之國今省之者所征及

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緄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

春以嚴

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

今省之者所征及

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女紅者也紅讀曰

宗廟盛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所欲天下務農養素有蓄積蓄積以備灾害強母探

弱衆多毋恭養老者以壽終幼穉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各安在或詐偽為吏史以貨惡為市

源齊百姓侵辱民

年食根治也役

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罪五月詔曰人不思其不知思其為詐也不思其

不勇思其為暴也不思其不害其亡職也其惟廉士寡欲為足今其算十以上乃得官十算十也

廉士算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官無管又不得官朕甚惡之管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開墾或不登意

為末者農農民家也其令郡國務農桑生種樹可得衣食飢寒民者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同害文峻而奸執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

周其氏取周月甲子帝崩年三十二即位即其重以輕也

十七也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以恭儉者蓋遺業且六十歲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

景美矣
叙傳孝景蒞政諸侯方命書云方命紀於春秋其七國王室以定禮意遷荒務在農桑著于中今民

周寧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歸心不以結也及至父極言之而諸侯以弱事以安安危之機豈不

以謀

五註務于農氏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以農為務民遂樂業移風易俗後史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一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

京兆 慎獨齋 刊行

帝紀

孝武帝

孝武帝諱徹之字曰通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後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景帝後

建元元年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前父曰封禪書云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

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所謂今其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

士雖屬奏所舉賢良或治中商韓非蘇張儀之言中不事相相衛公孫弘為丞相封於南陽

解亂國政請皆覽奏可

致堂胡氏曰議說身時有之非說夏時有之利口商時有之奇書周時有之極諫周季有之聖人在上

則聖之則禁之則誅之則教化之聖人在上則作書則立書則憲之則放而歸之所以聖高是者書

正道也何謂正道五典四端而已矣讓稱奇橫之論得行則父子君臣之道皆失而仁義禮智之術皆
迷淪胥於夷狄禽獸而不自覺是故聖人皇皇棄去其害也人與人類也夷狄禽獸非類也而為夷狄
為禽獸而不自覺其本乃自於奸人為讒為邪為奇為利口為橫議反以此名故於忠謀正諫之士而
不能辨也申韓蘇張行慘刺縱橫於秦及六國可謂奇言利口而橫議矣秦及六國亡不旋踵漢興未
知爭也仲舒有憂之故推明春秋之義以隆仲尼之教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有統異端滅息民
到于今賴之其功不在孟子之下漢唐大儒皆莫能及雖孔滅兄弟辭三公之貴乞與家學紀綱古訓
較其所益亦弗逮也

夏四月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歲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者父奉高年古之道
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寧
法寧之六反給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運其供養之事 五月詔曰河海瀾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
之祠為歲事曲加禮嘉父曰為于橋反謂 秋七月罷苑馬以賜貧民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私牧采樵今罷之 謀立明堂
遣使者安車蒲輪東幣加璧徵魯申公以備禮樂 取其安也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置五經博士

元光元年元光見故

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程不識為車騎將軍

屯雁門五月詔賢良曰昔在唐虞重農而民不犯自虎通云重農者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

不用德及鳥獸放通四海海外畜者北發渠搜言北方即可發 氏先侏服氏丁莫反 離恩在郊數河洛

出圖書馮序時權何施而錄此歎今朕夙興以事夜寐以思若涉澌冰未知所濟 與傳與續曰 何行而

可重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克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

王事之體受策察閭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五帝之時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略之甚厚單于待命加

棧後盜亡已變與今欲舉兵攻之何如王恢建議宜擊通鑑考異曰史記錯長傳元光元年燕置馬

效堂胡氏曰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善然事未更練則昧於節要豈有匿形致敵覆三十萬人

而不露者乎其不為虜所敗也幸備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過覆者靡不敗

夏至用韓安國為護軍將軍李廣為驍騎將軍公孫賀為輕車將軍王恢為將屯將軍李息為材官將

軍將三十萬屯馬邑谷中欲襲擊之單于覺走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

三年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浞郡十六濮陽下浞郡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自父曰應如黃國云龍淵宮

起宮也龍淵宮云龍淵廟象素帝紀起德陽廟亦云德陽宮宮可從謂非德陽廟乎

四年夏四月隕霜殺草

五年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雁門阻險道令平易以便我匈奴耳八月徵吏民有明當世

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計今所推之人與上

五月詔策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弘傳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備川國推上弘其策文與

元光元年策文類類又云一歲中至左內史百官奏元光五年弘為左內史然則弘之兩舉賢良不在

上為賢良若此續食之詔在八月則弘不容於今年已為左內史蓋此詔在今年不知何月故班氏繫之

於年未月其策文相類蓋出偶然或者此策乃弘先舉賢良時所對班氏誤以為此年之策候未能明合從漢記

六年冬初募南粵穿漕渠通渭甸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

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曉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匈奴界獲首虜七百級廣救失師而還詔曰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

輯輯與同用兵之法不勦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

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元朔元年朔猶也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去風俗也夫本仁祖義德德作賢

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者老復孝敬選俊復講文學

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廉幾成風俗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

師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雍曰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

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堂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議不舉者罪有司

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禮記云錫九

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舉矣夫附上下者刑與闔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與在

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

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當免奏可 春三月詔曰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

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鑿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

二年冬賜淮南王通鑑考異曰淮南王安舊川王志當武帝諸父列也按賜凡杖按諸

王傳皆同此云 夏募民徙朔方又徙郡國豪傑於茂陵通鑑考異曰前紀以郡解事若於元二年按

茂陵是時衛青公孫弘皆未嘗及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於茂陵此乃後解之時也

三年三月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奸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史有文德即親內幸長文以見仁愛之道見胡電反以百姓未洽於教化

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然而不解其故天下

詳傳曰謂

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聞焉故詳延天下方閭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通典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柳棠之化以厲賢材焉

六年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元狩元年後白麟冬十月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夏四月詔曰君者心也民猶枝體肢體傷則心

憺恒憺丁昌反日者淮南衡山脩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休於邪說林音成而造篡弑已赦天下滌除與

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墮於衣食甚違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賜縣三老者者

第人五匹鄉三老老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吏失職使

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贖聚其之所居而聽之勿會聚也

二年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鳥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昆下門反休音并將其眾合四萬

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存其國號而屬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

三年秋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詳文

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豫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

幣以足用時國所不足以白鹿皮為幣初算錫錢千錢出算二十

五年春三月罷半兩錢行五銖錢通鑑云吳曰漢書食貨志前以銷半兩錢銷三銖錢明年以三銖錢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以下至吏二千石百金千石以下至乘從者帛壹萬錦各有差夏四月初作誥詳文

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奸農傷而未眾又禁兼井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

期有月期音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

路而橋度吏因乘勢以侵悉庶邪論與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錄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賦反吐論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

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汾扶云反

二年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地卑下水種耨草與稻並生因患夏去復下水灌之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等分循行論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飢民免其危者具舉以聞

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睪上地名即音與英同彼鄉人呼奕者如雜或轉而為與字還至洛陽詔曰祭地冀州瞻望河洛

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篋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子南其封邑之號六月

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渥音播注於佳反作寶鼎天馬之歌

五年冬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時于甘泉天子親郊見祠太一也朝日夕月秋暮夕月詔曰朕以眇

身託於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睪壤乃顯文鼎獲薦於灋澤水

出馬朕其御焉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望見泰一脩天文禮古禮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

六年春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儋耳丁反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

萬沈黎文山郡萬音音秋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燉煌郡燉煌丁反

元封元年始封泰山改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

躬東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馬登單于壹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

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至來臣服孟居力何但亡匿莽北寒苦之反也

地為匈奴擊之涉反 春正月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獲駭慮見夏后啓母石啓生而母化為石賁父曰此石

本名啓母石武帝時景壽更號翌日親登嵩高宋初曰前御史乘屬在廟旁食正夏后母石後人又誤置出啓字本作為高御史乘屬在廟旁食正史卒感聞呼萬歲者三

萬歲山神之稱也嵩高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色名

曰嵩高春秋四月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古時有明堂處詔曰朕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八神之神賁父曰八神則郊祀志所說天主地遭天地况施著見景象有然如有聞與眾同聞呼遂登封泰

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禮肅然名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二年冬十月行幸雍夏四月還至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鄠子之歌還作甘泉

通天臺長安飛廉館 六月詔曰甘泉宮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於泰山下

三年春作角抵戲 四年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於靈壇一夜三燭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五年冬巡狩望祀虞舜於九嶷嶷音疑其山九登瀛天柱山瀛音若縣名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軸輿千里軸音軸夏四月詔曰朕巡荆楊緝江淮物緝與集同合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

封禪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名臣文武欲盡詔

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蹏徒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

之馬泛方所馳之士斯土各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六年三月祠后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在河出珍物化為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賜貧民布帛人一匹
太初元年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為大初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十二月祀后土
東臨勃海望祠蓬萊春還受計於甘泉受計國所二月起建章宮起玉闕帝曰越國有大災夏五月正

歷以正月為歲首以建寅月為正月正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 秋八月遣武備將軍牛廣利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 夏四月遷修封禮

四年春唐利新太元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大宛國有天馬種汗血如血狀一日千里石有跡其蹄堅利 秋起明光宮

三輔黃圖云在城中元后傳云高郵故商通者借明光宮謂此

天璽元年漢以所改元為天璽 春正月行幸甘泉郊奉時 三月行幸河東祀后土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

獻秋闕城大搜搜者謂修者也 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懷柔市懷如蒙反

二年秋渠黎六國使使來獻渠黎徐物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悉勝之 春衣織衣杖

斧分都逐捕分扶問反

三年春二月初推酒酤推者殺也工推反胡律民 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懷柔市懷如蒙反

太始元年漢以冠元始 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

二年三月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見朝西 聖龍首覆白蒸漚注水出天馬奉山見黃金見同今更黃金為

麟趾象蹄以傷瑞鳥或謂欲求祥瑞故善政瑞為麟足馬蹄之形令人往往於此中得馬蹄金甚精好

綱泰山以非是方謂黃金為瑞趾馬蹄者蓋用首山金為之無故詔先叙三瑞下乃云以疑瑞馬

三年二月幸東海復赤鴈作朱鴈之歌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癸亥祀孝景於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禮石闕 夏

四月幸不其山不其山名祠神人於文阿 春行幸不其山不其山名祠神人於文阿 春行幸不其山不其山名祠神人於文阿

元和元年言征伐四夷和平冬 春行幸不其山不其山名祠神人於文阿

春行幸不其山不其山名祠神人於文阿

十七史詳前

二年秋七月使者江充等誅太子宮太子與皇后謀斬充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死者數萬人太子亡亡謂也皇后自殺初置城門屯兵八月太子自殺於湖名

四年三月上耕於鉅定

後元元年二月詔曰朕郊見上帝見胡電反下見並同巡於北邊見雀鶴留止以不羅園廡所獲獻屬於春時光景

並見其教天下

二年二月丁卯崩於五柞宮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果無能

黜百家表章六經遠嗚咨海內舉其俊茂興之立功與太學修郊祀改正朔正之成反定歷數協音律

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禮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

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叙傳世宗明辟世宗思祖業嗜書覽說後並作也厥作伊何曾堂是懷我懷李外博四荒傳大武

功既抗亦地斯文也世宗章六學統一聖真封禪郊祀贊秩百神攝律改正革茲永年

司馬溫公曰漢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肉傷富實外事四夷信或神怪迷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

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

言惡人敢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五穀海內虛耗戶口減半世宗躬履仁義選明將封不服匈奴連遣百堂向風建太學修郊祀功德

茂威世宗文惠舉廢世宗外事四夷之功內或耳目之奸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好執不勝作見知故

嚴監臨部生之法暖深故之罪悉嚴出之錄世宗初七十年陽國家亡事非過水旱則民人略

家足都鄙廉價益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不可枚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腐敗不可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食貨志干戈日滋行者蕭居者迷中外

壁搜百姓撫箠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贖入物者補官出資者除罪遲舉陵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

法嚴令具與利之臣自此而始即吏道難而多端官職耗廢謂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矣少君以

祠寔教道邠老方見上上始親祠寔遣方士入海海上燕齊迂怪之方士多更求言神事矣即祀

藏書之策重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晉人今陛下廣覽兼聽博學下之知盡天下之美

至德昭然施於方外殊方萬里說德故誼仲舒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相如受命於穆

清澤流同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司馬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欲威德上隆和澤下洽傳好忠諫

說至言出對不待廉茂度賜不須願功梅福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所以慰安元元便利

百姓之道甚備魏相勤學典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也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魏

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弟好及聞寔說乃從寬問一篇改陽外據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奸軌不

禁時少能以治化稱者傳意欲困胡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齊襄

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均上乃下詔深德既往之悔遠曰輪臺欲起亭障是擾勞天下今朕不

忍聞均聞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遠遁而塞南無王庭然睹犀布瑇瑁

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群柯越萬闐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西域

孝昭帝

孝昭帝漢書之字曰不諱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婕妤婕妤音接幸也本以有奇異得幸望氣者言有奇女天

上教之法聖關周禮曰昭昭及生帝亦奇異乃生

十七史詳節

後元二年立為太子年八歲即皇帝位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言天地和液之氣也又言津潤所及廣也己亥上耕于鉤盾弄田弄田謂晏游之田天子所戲弄

閏九月遣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

二年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貸以貳反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三年冬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

四年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

五年六月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備古帝王之事通保傳者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禮曰謂雖通事此四書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謙也費茲作保傳傳在禮大戴記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吏民爵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移中監蘇武移中監蘇武移

得舉火移中監蘇武移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重父曰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即賣酒之稅也

元鳳六年夏詔曰夫穀賤傷農令三輔太常減減賦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菽豆也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無取而百姓未能家給其減口賦錢甲申春有流星大如月取星皆隨西行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帝九歲即位位在位十三年者二十二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秦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我承孝武奢侈師旅之復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尤知時務之要輕絲薄賦賦者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

知時務之要輕絲薄賦賦者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

知時務之要輕絲薄賦賦者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

知時務之要輕絲薄賦賦者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

知時務之要輕絲薄賦賦者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

知時務之要輕絲薄賦賦者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

若讓盛歿而罷推酷專說曰昭不亦宜乎

叔傳孝昭幼冲蒙宰惟忠無蓋請張_{請音}實歡實聽罪人所得邦家相同

孝宣帝

孝宣帝_{諱詢字次御詢之字曰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重仲舒曰有其功

太子納史良娣_{娣音弟太子有如其良娣}

有_{三子}生史皇孫_{姓以外家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皇孫遇害後有詔掖庭養視屬籍宗正高材好學然亦}

喜游俠_{志反}闕難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身足下有毛_{通身及}臥居數有光耀昭帝崩母鞠靈光

請徵昌邑王受皇帝璽綬光奉王賀淫亂請廢奏詔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無嗣擇_{子孫賢者為嗣}孝武帝曾孫病已_{風連光雅而多病苦故名}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

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復奉承祖宗子萬性泰可已而羣臣上璽綬即位

本始元年春正月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

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官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_{賈父曰此賜爵不及中二千石者皆王即位九族幸已為閣內後}

賜天下人爵各一級考者二級女子百戶牛酒租稅勿收

二年夏五月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懼考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邁平定羌

昆明南越百蠻卿風_{卿音}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璫應寶鼎出白麟

獲功德茂威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有司奏加尊號六月庚午尊為世宗廟奏感德文始五行之舞

四年春正月詔曰農者興德之本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

就農_{董奉丞相以下上書入教輸長安者助貸貧民以車船載救入關者毋用傳}

地節元年_{地東山崩水出於是夏六月詔曰竟親九族以和萬國朕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有賢}

材改行勳善其復屬使得自新

二年春三月光亮詔曰大將軍宿衛武帝三十餘年輔昭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奉三公諸侯元卿大夫定萬世業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甯功德茂威朕甚嘉之復其後世時其爵邑律非始封十減二時者等也世世母有所與禮功如蕭相國 五月上始親政事令有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終不改易貢父曰至於子孫也非謂特中尚書至子孫不改易也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訾且之意孫謂實賜遷及

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勞歷到反朱歷代反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奇其賜爵關內侯

致堂胡氏曰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更稱皇帝拜刺史守相考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偽增流民占田之口遂蒙顯賞後帝因問上計長吏既知其意而不追致王成據書自是俗吏多為虛名而踪核名實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聲替君上之奸術也為君者深居九重堂下之事遠於千里而況四海九州之大乎政寄心腹於一相而挖耳目於臣隣欲其莫我欺也人君不好名而為實則宰相務實而去華在下者皆盡其忠亦莫為誕謾朝廷內外敏於一實而天下之理得矣惟人君不為實而好名也於是宰相尚華而廢實在下者靡然從風為欺為罔如勾如戲朝廷內外一敏於虛而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拮据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取志移曰於外舍而秦圍困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諱乎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材甚廢則曰小人逼聽人君無善名良是也而使之誇頌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壤實彰地變實著人心實離禍亂實自此而起則雖家置一喙汗竹南山亦不足以掩蔽矣故為

若

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冬十月詔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歲朕過失毋諱有司朕既不能不能附遠是以邊境

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飾音勅典非所以綏天下也其能重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禦

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池者彼池也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故者假公田資糧食且勿實事

不出十一月詔曰朕反側屢念慮萬方不忘元元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庶載臻茲然而俗化

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關於鄉里者各一人

四年春二月封外祖母為博平君蕭何曾孫建世為侯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自今諸有喪者勿錄事

使得葬其子道夏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也誠愛結於心

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首匿者言為謀九月詔曰朕

惟百姓失職不瞻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聞之鹽民之食而費咸

責責者責眾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費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令有先機故有刑者不可息令繫者或以掠辜

若飢寒瘁死獄中瘁者瘁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殿丁元康元年三月詔曰乃者鳳

鳳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協寅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

夙夜兢兢靡有驕色丙省匪解解讀永惟因極其救天下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

吏至五大夫佐更以上二級出貢父曰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傳者以更為吏遷符

二千石亦當左更真比二千石出郎字兵民爵不過公乘則賜吏爵自五大夫而上也以中二千石爵中更

長六百石則五大夫矣爵本始元年詔文則如此說夏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四年又

六人家子孫賜功臣適後黃金二十斤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亦一不容盡誤蓋紀秋八月詔曰朕不明六親壽於天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

之術實究其意者各二人御史者故云各二人

二年春正月詔曰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其故天下與子大夫屬精吏始原又曰言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故

生今用法或持巧心祈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或

擅無緣飾廚傳越職踰法以取名譽禮疏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三年春以神爵數集泰山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夏六月詔曰今春五色鳥以

萬數飛過屬縣三輔翔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棗棗探卵彈射飛鳥通他反

四年春遣太中大夫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三月詔

賜三老孝悌力田帛人二匹鰥寡孤獨各一匹比年豐殺石五錢

神爵元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乃元康四年嘉殺玄獲

為賢朕之不明震於珍物飾躬肅精祈為百姓與勳同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

翔集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鰥寡孤獨高年帛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地刑及應

募飲飛射士次羽林孤兒詣金城六月詔曰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

當朝二年者皆毋朝

二年夏五月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三年春起樂游苑樂苑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奉扶用欲其毋侵漁

反

反

反

反

百姓難矣其益更百石以下奉十五通鑑考異曰宣此云益更百石以下傳十五奉賜曰若食一劑則益
指五十斛也
五月丙辰云益更百石以下傳五十斛益以十五奉賜

四年春二月詔曰乃者風甘露降集東師嘉瑞竝見修典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為百姓蒙祉福為于

雲鳳舉聖覽翺翔集止于旁濟戒之暮神光顯着薦堂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

來集于壇上帝嘉鸞續漢書海內承福其被天下 夏四月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代二

千石者一歲得一百六十四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賜爵關內侯

一歲得二十一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賜爵關內侯

五鳳元年鳳五至春行幸甘泉郊奉時

二年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禮記曰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

苛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勿行苛政

三年三月詔曰往者匈奴數為寇害朕未能綏安匈奴單于請求和親單于關氏關於乾反及

以下將取五萬餘人來降故善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北邊晏樂有兵革之事朕獨憂戚郊

上帝祠后土神光竝見或興于谷燭耀齋宮十有餘刻甘露降神爵甚也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

鳳又集長樂宮東臨樹上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竝觀朕懼不能任妻蒙嘉瑞集于獲茲祉福公卿大

夫甚助焉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遣弟入侍大司農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 夏四月辛丑晦日食

詔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入侍夏四月黃龍見新豐東匈奴單于遣弟來朝賀

二年春正月詔曰乃者風甘露降集黃龍登壇泉湧流枯槁榮茂神光竝見感受禎祥禮者其教天

下冬十二月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於三年正月行朝禮詔有司議咸曰聖王之

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義謂

日舉國同心奉珍朝賀自古未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容禮宜如諸侯王稱臣位次諸侯王下

詔曰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緡來朝稽古美反緡音賜以璽綬冠帶衣安車駟馬黃金錦繡增

絮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邱易小大夏侯尚書穀梁

春秋博士

黃龍元年黃龍見故改元黃父曰樂宣帝四年改元而郊祀志先言改元甘露其夏黃龍見新豐其下乃云後闕或改元黃龍然又云正月魏幸甘泉無則宣帝自造用三年前黃龍改元爾若是黃龍見史官焉得不二月詔曰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

德弗可及已朕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

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者失其中中竹反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

事緣役者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何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護以避其謀後音慢又莫連反

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冬十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

帝年十八即位即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三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詳

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雖亡國存信威北夷信及威並著北夷單于

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偉德殷宗周宣矣殷高宗周宣王

叙傳中宗明明實用刑名也實敘時舉傳納傳一聽斷准精柔遠能通輝煌威靈傳先善龍荒舉朝

天龍城朔北方莫不來庭不顯祖烈尚於有成

互註嘗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刑法

躬行節儉慈仁愛人

有光

頗修武帝故事

王吉傳欲

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

論六藝招遠茂異公孫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異象瑞應何武傳又錄仄隨而登至尊

興于閭閻知民事艱難厲精為治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有治理効軌以重書勸勵

公卿缺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政稱中興焉傳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播

首臣服遺子入侍三世稱藩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匈奴傳

孝元帝

孝元帝諱爽之字曰威漢法行宣帝太子也母曰許皇后宣帝徵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竇父曰此

帝即位指瑞年改元為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未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

寬鏡傳於功反坐刺譟辭請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

制度本以霸王道繩之

致室胡氏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正身以正其家若夫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正家而推之爾內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猶百尋之木起自萌芽河出崑崙

至於大海一以貫之故能成功魏龜與天地並而知遠之近則其本微矣小白重耳東襄秦穆之徒抑

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莫誠心果正身果修而家果齊乎其輔佐之者果皆履契伊周之比乎其

行政事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道伯術正猶美玉之與砥礪不可同年而語也

而謂王伯無異可乎不知伯之異乎王是不知聖學也不知聖學則尊仲尼者亦從人云爾而尊之爾

非真有見乎聖人也不然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者今乃斷然著論謂王伯同途豈春秋之旨哉以此自為故得為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以此語學故有疑孟之作而君子不之取以此事君設有人君以爭國殺其弟以私愛易其子以德惑不嫁姑姊妹而曰古之聖王幸由此也豈不為正道之病耶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莊胡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黃龍元年帝崩癸巳即位

初元元年三月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資種食吐賦反夏

四月詔曰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乃連之存問耆老課寒孤

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十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

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乎無憂矣又曰關東民多困乏江海破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賜宗室有屬

籍者馬一匹至三駟三老孝者第五匹弟者力田三匹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省苑馬以

賑困乏秋八月上郡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匈奴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轉旁郡錢穀以相救詔

曰聞者陰陽不調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大僕減殺食馬水衡

省肉食獸

二年三月罷少府飲飛外池飲飛吳增職以射益嚴樂池田嚴樂射池也假貧民詔曰蓋聞賢聖在

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託於王極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

臻連年不息聞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救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修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

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秋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慘怛於心已詔吏

虛倉廣開府庫救公卿將何以憂之其悉慮朕過靡有所諱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

輸元元駿動窮困亡聊夫上失其道而繩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 六月詔曰聞明王在上忠賢
布滿則蒼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暗于王道時與廉曉不臨時反廉曉不臨是以致令多還反也易曰洪
不可攸反 民心未得邪說空道事亡成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奸作邪使刑罰元元安所致命
其重書盡無有所諱 十月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令百姓違棄死祖墳墓人懷思慕之心家有本
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今所為初陳勿置葬已使天下咸安土
樂業亡有動搖之心

五帝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射食亦反布車騎大獲

建昭元年秋八月有白虹貫紫殿日時反

四年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惟恭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

總寒孤獨困乏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充御其節意毋怠使朕覆觀教化之流焉

五年春三月詔曰明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興行故法護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

朕德薄明暗時反化淺微其赦天下 又曰方春夏養典百姓戮力自盡之時故是月勞農勸民時反

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日反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申教

之

竟寧元年類曰竟者終極也春正月匈奴獻種邪單于來朝詔曰匈奴單于肯恭禮義既伏其單于雖

邪單于不忘恩德類曰義舉禮義類曰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

夏五月壬辰帝崩於未央宮帝年二十七即位

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周宣王太史史鼓琴愛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度大分竹度大分竹

切也謂能分窮極幼眇幼眇者少也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資薛暹匡遂為宰相而上牽制

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惠為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孝成帝

孝成帝諱翊字大孫號之字曰後孫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三歲為太子壯好經書上嘗急召太子出

龍樓門有兩龍不敢絕馳道馳道馳道天子所行上避之間其故以狀對上大說說音悅乃着令令太子得絕馳

道帝崩六月己未即位

四塞

二年三月罷六殿技巧官秋罷太子博學武帝為衛太子

三年冬十二月日蝕地震詔曰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則草木且王咸得其所

人君不德謫見天地公卿其思朕過失明白陳之

四年夏四月雨雪兩子吳反秋桃李實大水河決東郡金隄

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隄塞輒平其故元為河平夏四月己亥晦日

蝕詔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為之蝕百寮各修其職悻任仁人退遠殘賊陳朕過失

三年秋謁者陳震使使求遺書於天下言合陳震為使使之求書上使所求及下如字

陽朔二年春憲詔曰昔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明以陰陽為本今公卿大夫或不信

陸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時政以而欲望陸陽和調豈不謬哉 九月奉使者不稱詔曰古之立太
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
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與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四年春正月詔曰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勅農勅時呂反薄其租稅寵其墮力今與
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息鄉本者少卿音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
來之

鴻嘉九年春二月詔曰朕明有所蔽德不能綏眾寬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絕臨遣課大夫舉三輔三河寬
獄冬蒼龍見東定

二年春三月博士行鄉飲酒禮有雉蜚集於庭雉古歷階升堂而雉從反又集承明殿詔曰古之選賢傳
納以言明試以功傳者故官無廢事十無違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眾庶樂業咸以康甯朕永
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甚困於飢寒集古而望禮義之典豈不難哉朕既無以幸道道
帝主之道日以陵夷意乃招賢選士之路崇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
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

三年夏四月令吏民得買爵級千錢賈音

四年春正月詔曰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
東流冗者錄其名焉幽冀部尤劇未聞在位有憫然者執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流民欲入關輒籍
內而內之 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恩稱朕意漢書廣漢書拜趙護為太
守錄其名焉

永始元年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

言不盡謀

過聽將作大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

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但然傷心夫過而不

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四年春正月辛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賜高年帛 六月詔曰乃者地震京師火災屢降

其古

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又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

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固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

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粉飾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服綺設鐘鼓備女樂東服嫁娶葬埋

過制吏民慕效寔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

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愛者

言又曰古者成也

元延元年秋詔曰乃者日蝕星隕謫見於天大異重仍

重自

在位默然守有忠言太子李星見於東井

李少又青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憂憂明以經對內郡舉方正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猛勇

知兵法者各一人

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

為圍校以逸禽獸而獵取也原父曰校讀如犯而不校之校亦覺連獸也

綏和九年二月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德不能經理宇內不蒙天佑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定陶王

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其立為皇太子賜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又曰聞王者必存二王

之後所以通三統也

天地人為三統二王之數并已為三

十二月罷都尉史置州牧秩二千石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於未央宮

帝年二十即位即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

贊曰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

可述遵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

湛音

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

於邑如字於音烏邑又為合反他皆類此

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叙傳考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壹闡恣趙

趙皇

朝政在王

外家

王莽炎燄燎火亦允不陽

孝哀帝

孝哀帝

諱欣之字曰喜臨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母丁姬年三歲嗣立為王長好文解法律元延四年入

朝帝亦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

冠之

立為皇太子綏和二年三月帝崩四月丙午即傳尊定陶恭王

為恭皇

建平元年二月詔曰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為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州牧守相舉孝弟厚能直書通

政事廷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

貢父曰此詔亦是下丞相大司空者

二年夏四月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蓋恭皇廟於京師敎天下罷州牧復刺史待詔夏賀良等

言赤精子之識

諸以材技微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夏姓賀良名也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

號詔曰漢二百載廢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萬數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

下自新

基始也元大也始為大

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長劉太平皇帝

教陳聖劉之德

宋祁曰子孫王莽傳以漢文解得當作太

漏刻以百二十為度

八月詔曰夏賀良等建

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過聽冀為海內獲福卒亡嘉應皆違經背古不合時宜六月甲

子制書非敎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下有司皆伏辜

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等

西王母元后奇考之象行著

西王母冬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

又言執國家奇果行於天下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聚會祠

元壽元年春正月詔曰朕惟陰陽不調元元不聰冀救公卿漢古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仲或上暴虐假勢獲名溫良寬柔臨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遠于期於安民陳朕過失無有所諱 秋九月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門鋪首所

說此之形

二帝六月戊午帝崩於未央宮帝年二十即位

贊曰孝哀文辭博敏幼有令聞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妻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

宣雅性不好聲色時嘗卡射武戲手搏為十角即位痿痺痿人姓反末年安劉梁國不永哀哉

叙傳孝哀彬彬克攬威神權力取反用彫落洪支廢退底屋底致也到厚刑重誅錄

惟亮天工大過之因實檢實凶檢曲也

孝平帝

孝平帝諱衍之字曰樂謹法布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母曰衛姬三歲嗣立為王哀帝崩九月辛酉即

位父曰辛酉去哀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之以聽於莽詔曰夫赦令者將與

天下更始欲令百姓改行潔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殆非重信慎刑灑心自新之意

也灑先及選舉者其應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為難保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憾未發而薦舉

者皆勿案驗令士厲精鄉進即請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實奏上上時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越裳南方遠國譯謂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使三公以為宗廟尊臣奏言大

司馬莽功德比周公賜號安漢公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實以四子謂史

不滿其數帝即位推恩故賜令滿秩如二千石者得兩千也百官未注吏傳傳有其名皆

是是是漢注所定千石以下漢得多少數此時建武時所加者非西漢舊事也宗正劉不惡等皆以

前與蓬萊與諸奉事周密勤勞賜爵食邑各有差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儲侍侍文知反具也生六月

置海丞果丞各一人主海統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狀如水牛頭似猶足類象黑色夏四月郡國大旱蝗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

吏民為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其田宅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斛受

錢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種之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民

之宅二百區以居貧民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九月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節行

邊兵遣執金吾侯陳茂假以鉦鼓將帥乃有鉦鼓今戎官輕兵少又但往鑼晚之儀募汝南陽勇敢吏

士三百人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自出故送家在所收事也重徙雲陽

賜公田宅冬中二千石舉治獄平歲一人

三年春詔有司為皇帝納采安漢公莽女又詔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

娶親迎立輅併馬把前謀立乘小車也併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嫁娶田宅器械之品立官櫻及學

官即祀志曰已有官社未有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庠曰序庠序置孝

經師一人

四年二月遣太僕王惲等六人惲於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夏加安漢公號曰宰衡周公為太宰伊尹賜公

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安漢公奏立明堂辟廱明堂帝政之宮在國之陽上闕下方八闕法八風四達法四

十二年十二歲法七十二歲科難者象五年春正月詔曰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

以糾之教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寬失職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

以聞為善以付部亭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義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廱令漢與文王靈

臺周公作洛同符太僕王憚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

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傳張忠反尺

封以御史大夫印章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冬帝崩葬康陵帝年九歲封位即

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獲善顯功以自尊威觀其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

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取傳孝平不造新都作室不周不伊喪我四海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三

京兆 慎獨齋 刊行

年表

異姓諸侯王表

詩書述虞夏之際齊禹受禮古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

王乃繇高樓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秦之初大起於襄公始

者也襄公莊公之子文公襄公之子孝昭嚴積穀食六國孝昭嚴積穀食六國王昭嚴王之孫後漢明帝諱以莊為嚴

有餘載至始皇適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謀難也秦既稱帝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

處士謂不官於朝而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隕城銷刃相語燒書以規反內劔

雄俊外讓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今威權已於十餘年間猛政橫發乎不慮適成殫於五伯

通權問偏偏於戎狄留廬瘡於詩議晉書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日猶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

羊 卷之三 西漢

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絲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承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諸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

一統適以年數項羽為西楚霸王為天下主立十八王王高祖於蜀漢元年封各就國始受命之元故以冠表焉 訖於孝文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三聖謂文武周公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

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開諸或秉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

威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莫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于院

隄河洛之間院於周反分為二周西有進責之臺被竊缺之言周程王負有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

有缺誠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微之耳然天下謂之共主雖主微為強大弗之敵傾頹音廣言周室衰微故今不行於天下雖

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狙于反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於其所習自任私智嫫笑三代嫫古漢滅古法竊自

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提劉項隨而覽之故曰

周過其庶養不及期國勢然也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漢興之初海

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小者侯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

大啟九國無代齊地深楚荆吳淮南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天子自有三河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顯邑其中而藩國大

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掄枉過其正矣雖與雖然高祖創業且不暇給毒兼享

國又凌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荒淫越法

大者騷孤橫逆工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

大者騷孤橫逆工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

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景
遺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滅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漢法以右為尊故降秩為左官設附益之
法謂正法而諸侯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哀平之際皆繼體節制親屬疎遠是故王莽知漢中外碑
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
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厥角謂首也與指同奉上璽
韞惟恐在後韞音希或通稱美頌德以米容媚是以究其終始疆弱之變明監戒焉

叙傳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復侯王並尊

王子侯表

六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於孝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疆土或替差失軌借字而子弟
為匹夫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
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矣哉

叙傳侯王之杜祚及孫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自古帝王之興焉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
然後滅秦五年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過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入時大城名都
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裁與同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
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刑白馬其又作十八侯之位次
周由與會麗高吳漢吳侯張傳寬新敬王
魏陳武王敬傳歐周昌子復益連漢嬰高后二年復詔陳平直差列侯之功載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末

嘗不欲圖根本而枝葉稍落也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故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
 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墮命亡國訖於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耗音毛也
 周亦少密焉法音古曰弓高侯隨當某城侯雖自外株本功臣後至孝景始欲降者周亞
 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孝成復加卹問稍益哀微不絕如幾幾音義善事社業之納說也曰昔唐
 以萬國致時雍之政漢夏以之多孝后壞共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謂趙是
 內怒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亦深矣謂武王入殷未及下車封黃
 牧野之克領孝后之勤知其恩歸於民心功光於王府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寵愛
 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召南甘
 也况其廟乎是以無濟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墜大規連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
 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禮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
 道聖朝憐閔詔求其後議者不惠大義設言虛妄則厚德掩息遺棄布章通諸典各同非所以視化勸後
 也三人為取雖難盡繼宜從充功取其功高於是成帝復紹蕭何袁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
 矣綴續前記盡於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

叙傳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土乃昭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書稱靈美帥服詩云徐方既徂古來春秋列諸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謂子推秋內附春秋大漢典至於
 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師古曰弓高侯隨當某城侯雖自外株本功臣後至孝景始欲降者周亞
 夫守約而爭帝歟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應音高祖非有

第釋新

叙傳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立亦紹有土

景氏時以軍功封侯昭宣時以勳獲爵土

外戚恩澤侯表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備廢舉逸高帝撥亂誅暴慮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脩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忘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為先後官用能為次序後嗣共已遺業共遺業共遺業舊臣繼踵居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相類音類於是寵以列侯之爵又時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後者二人與諸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置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情音倚侯犯色情音卒用廢黜是後薄昭昭實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申伯周宣王元舅寔廣博矣是以別而叙之

叙傳亡德不報爰存二代殿宰相外戚昭題見戒題于鬼反是也

百官公卿表

易叙宏義神農黃帝作教化民而傳述其官左傳載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嶽以舉賢材揚側陋十有二教采遠能通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禹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茲作朕虞育草木鳥獸益古伯夷作秩宗典三禮慶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家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各有徒屬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

卿與六卿為九馬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周
襄官失而百職亂戰國變異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後頗
有改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遂以亂亡

相國丞相

丞相者丞也

皆秦官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

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

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

掌佐丞相舉不法

金印

太尉秦官

應曰自上安下曰掌武事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

司馬主武也諸

以冠將軍之號

金印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書外督部刺史內領

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哀帝元壽二年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侍

御史有繡衣直指

指事而行無何私衣

出討奸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

銀印者故自更名

大司空金印

葉峻

太傅古官高后元年初置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

太師太保皆古官

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

金印

葉峻

葉峻

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未官秦因之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義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六令丞又諸廟綬園及諸陵縣皆屬焉景帝

中六年更名太祝為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祀初置太卜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

十二人

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

十二人

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

十二人

皆屬馬

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

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

謁者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

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二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

羽林掌送從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

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有丞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公丞衛士三丞又諸屯衛侯司馬二十二官皆屬馬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官職略同不常置

太僕秦官應曰周穆王所置也掌與馬有兩丞屬官有太祝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邊郡六牧師競令皆屬馬

廷尉秦官廷平也治獄責平故以為號掌刑辟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官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

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應曰印麻行禮瑞九屬官有行人譯官別

火三丞及郡師長丞

宗正秦官掌親屬有丞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屬官有都司空實讀曰輸之司又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焉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又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幹官鐵市兩長丞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

驛東都尉武帝軍官不常置王莽改太司農曰農和後更為納言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有六丞屬官有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

左戈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二官令丞如淳曰漢儀注有若盧故令主治庫兵將

導官主擇米若盧如說是也左戈地名東園匠主作殿內器物者也劉歆曰秩此凡十六官書十二振也又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

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有兩丞候司馬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屬官有中臺寺互武庫都船四

令丞都船武庫有三丞中臺兩尉又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初寺互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中

尉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如曰洗或舍人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有兩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屬官有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

後中校七令丞如淳曰章謂大材也

詹事秦官成說詹事掌皇太后太子家有丞屬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僕中府衛率尉廐長丞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官并屬太長秋屬皇太后詹事

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事清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

將行秦官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

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咸帝河平

元年省并大鴻臚

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園輯濯鍾官技巧六廐辨銅
九官令丞又衡官水司空都水粟倉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皆屬馬上林有八丞十二尉成帝建始
二年省技巧六廐官

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右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東北尹屬官有長安市尉兩令丞
又都水鐵官兩長丞在內史更名左馮翊

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與左馮翊東北
尹是為三輔

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

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奸猾後罷其兵哀帝復置
但為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古曰八屯十二城門候中臺校尉掌北臺臺門內外掌西域屯騎

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

長水校尉掌長水軍曲胡騎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校尉掌侍詔射替士虎賁校尉掌
雜軍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自司隸至虎賁校尉皆二千石

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

戊己校尉元帝初元九年置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為寄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
校尉亦處西域之中無諸國也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

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駟馬都尉掌駟馬皆武帝初置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
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
法散騎騎並乘輿車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中黃門有給事黃
門位從將大夫皆秦制

諸侯王高帝初置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
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治之也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郡刺史掌察諸州師古曰
職係立刺史班宣周行即國者察治狀點陽能否斷治寬嚴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為一條強宗豪
右田宅論制以強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當守利度百姓怨
為去三條二千石不郵賦賦風厲殺人怨則任刑喜則淫賞增墾墾利暴利橫衆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
故詳此言四條二千石違若不平苛阿所愛服賢寵覆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
石違公下比阿附吏強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關都尉秦官東都尉屬國都尉皆武帝初

置

縣令長官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城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
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

太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都鄉也若有秩魯夫游徼三老掌教化書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

禁賦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薄不則明物亦十二百里也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二萬二千八十五人

叙傳漢道于秦

劉曰道至也

有華有因攝舉僚職曰大略也

並列其人

古今人表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諡輔佐不可得而稱矣而諸子頌言之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而學之六字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契無之為善則行也傳謂堯舜也雖難究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于桀堯禹與之為惡則行于桀紂之身則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叙

漢志

律感志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重焉漢興張蒼首律曆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劉歆等與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偽辭取正義著於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量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之和之於算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虞不協

同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神古曰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

一而三之三三積之黃鐘子之律也子數一太極元氣合三為一是一以數變而為三也歷十二辰之數而五數備矣五行陰陽變化之數備於此夫推

歷生律推歷十二辰以生律呂制器規圓矩方權衡準繩嘉量準水平量知多少曰嘉度長短不失毫釐度大各反量多少不失毫撮六十四撮六十四撮為圭四撮為金粒反權輕重不失黍稬十黍為一斛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

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職在太史義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諸八音蕩滌人之邪意

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埙埙元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柷呂六五

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為吉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鍾反大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

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網也徵祉也物賦大而無祉也羽字也物聚藏字度之也夫聲中於宮觸於

角祉於徵章於商守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說商為金為義為言

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角為民徵為事羽

為物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

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十五反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亡

亦石反呂以旅陽宮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仲有三統之義

馬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伶音零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昆侖之北生其聲厚

均者取谷中所生而肉孔外肉厚薄自均者然均者裁以為管不復加削則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管大東以聽鳳之鳴其

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令比類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

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鍾者天之中數五七九在上五在下五為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八在上四在下六

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大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聲明萬物與為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

氣律者着宮聲也宮以九唱六始於子大呂言陰大旅助黃鍾宮氣而才物也位於丑太族言陽氣大夬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夾鍾言陰夾助太族運氣而出物也位於卯姑洗言陽氣洗物畢繁之也位於辰中呂言微陰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蕤賓言陽始導陰氣使醴養物也位於午林鍾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物使應感也位於未射陽則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養物也位於申南呂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亡射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護萬物也位於亥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應於六合之內合剛未有體也太蕤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容養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空者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正之成反林鍾未之衝丑為地正太蕤寅為人正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統凡八十一黃鍾之實也起十二律之周經律凡九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為三百六十分當朔之日林鍾之實林鍾長六寸四分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太族八寸三統相通故黃鍾林鍾太蕤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比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單明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昌於卯卯辰反保反保美於辰巳或於巳或於午味量於未未申反申堅於申鑿於酉畢入於戌護關於亥出甲於甲春於乙乙卯反明炳於丙太或於丁豐茂於戊理紀於己數盡於庚應率

於辛德性於壬陳按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連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馬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

奏用馬指頤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也與綱該成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成之數謂黃鐘之法數該積之數也付如法為一寸則黃鐘之長也得一寸則所參分損二下生林鐘長九寸以二乘九得十八此三聲之得林鐘六寸凡陽生陰曰參分林鐘益一上生太簇參分太簇損二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二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二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

損二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二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在後八八為伍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鐘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其法皆用銅職在大樂大常堂之度者分寸尺文引也所以度長短也度大各反本起黃鐘之長以子殺拒黍中者中者半為分寸也每一黍之

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須又曰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皆集於分寸於寸算於尺黃音張於丈信於引職在內官廷射掌之法度所起量者會合升斗斛也合音所以

量多少也強力本起於黃鐘之倫以子殺拒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會以升水準其準十會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職於會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未東

太倉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砥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在後見規者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對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權者每兩斤物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

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會容千二百黍重千二銖二十四銖為兩二十四兩之象也十六兩重斤四兩

乘四方之象也三十斤成鈞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鈞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

四鈞為石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五權謹矣權與物均而衡衡運生規圓生矩

矩方生繩繩直生準

以水為準

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

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園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

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與曲同用也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東國

之鈞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陽氣伏於下於時為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故為

權也太陽者南方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宜乎故為衡也少陰者西方陰氣速落物於

時為秋秋殺也物殺斂乃以就故為矩也少陽者東方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生也物養生運動運故為

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通能端直於時為四季故為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園方平

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職在大行鴻臚掌之平均曲直齊連書

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

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

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羣儒博講道修明舊

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於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

重衡用銅者名自名也取銅之名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黃父曰當云銅不為燥濕寒暑

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應數之起上矣傳述顛頊命

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地固由通職主黎辨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重黎而閔餘垂次孟陬殄滅

正月為攝提失方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是十二月若應竟復育重黎之後使翼其業至周武王訪箕子

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

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秦推五勝以調為火而自必為獲水德有聖以十月為正色尚黑漢興方

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秦推五勝以調為火而自必為獲水德有聖以十月為正色尚黑漢興方

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製泰正朔以張蒼言用顓頊應比於六應疏閏中最高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觀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公孫卿當遂司馬遷等言應紀壇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共議寬等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政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編陋不能於是乃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應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讐也蓋聞古者黃帝名察發微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春夏為發秋冬為欲清濁謂律聲之物分應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遂詔卿遂連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姓射議造漢應乃定東西立暑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期晦分至躔離弦望躔遠也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應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應迺選治應鄧平及司馬可酒泉侯宜君可者司宜君候之名候官號也故曰東輸二斛西北一候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應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干閩與馬與諸都分天部宿為之度而閩運算轉應其法以律起應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名曰陽歷陰歷陽歷先朔月生陰歷朔而後月乃生乃詔選用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應罷廢无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應律昏明官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應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言其應候不應陵渠奏狀遂用平應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應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傳黃帝調律應真以曰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應之過也詔御史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應疏密盡六年太初應第一徐禹治太初應亦第一壽王治黃帝調律應皆疏闊復曰安得五家應又妄言太初應虧四分日之三竟以下吏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應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日作三統應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遠焉自此以下道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

第廿七

因天時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周道既衰天子不能班朔意歷不正以

閏餘一之歲為節首當以閏歲為節首今失正未盡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為善共濟曰供謂三統之微氣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為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當施有萬物故謂之德

三統合於一元初九律之首初六呂之首律娶妻黃鍾生而呂生子太簇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中地陰數耦二四六八十六在

其中故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甲寅十一天地之道畢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日中合

春秋二以目歲春秋則為二矣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二至二分立春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

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天終數九地終數十窮終也閏亦參天九兩地十是為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為朔望之日之窮餘取二終之數以為義

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為會月會月二十七章之月數也時所以記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為章

月朔不得中是謂閏月三統閏法初入元百六陽九所謂陽九之元百六之會初入元百六歲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故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

之時景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實堂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數也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地以十二月生人自寅成於申至八月畢故歷

西漢

數三統天以甲子

夏正月

地以甲辰

夏正月

人以甲申

夏正月

孟仲季迭用事為統首太極運三辰五星

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

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戌金合於太白木合於咸星土合於鎮星三辰

五星而相纏繫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

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四時相乘之數也 太昊帝言繼天而王為皇元首德始

於木故為帝太昊作罔罟音古以田漁取犧牲故號曰炮犧氏 共工氏伯九域音與言雖有水德在火木

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志言秦為閔位木猶共工不當五德之序炎帝以火

承木故為炎帝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氏 黃帝火生土故為土德與炎帝之後戰於阪泉遂王天下始

垂衣裳有軒冕之服故號曰軒轅氏 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考五帝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德之書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

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為金德號曰金天氏 顓頊帝春秋外傳曰少昊之棄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重

黎蒼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為水德號曰高陽氏 帝嘗春秋外傳曰顓頊之所建帝嘗受之清陽空

畧之孫也水生木故為木德號曰高辛氏 唐帝帝系曰帝嘗四妃陳豐生帝克封於唐蓋高辛氏棄天

下歸之木生火故為火德號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 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

皞五世而生瞽瞍瞽瞍生舜虞虞之嫡洎堯堯以天下禮古火生土故為土德號曰有虞氏讓天下於禹

使子商均為諸侯 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姁姁生禹虞舜堯以天下土生金故為金德號曰夏后

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 成湯書經湯湯伐桀金生水故為水德號曰商後曰殷初契封高湯居殷而受命

殷三統上元至伐桀之歲歲在大火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故傳曰殷載祀六百 武王書經牧

誓武王伐紂水生木故為木德號曰周室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歲在鶉火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

歲

歲 漢高代秦繼周木生火故為大德至平帝以宣帝主孫嬰為嗣謂之孺子王莽居攝漢帝位竊號
曰新室十四年更始帝以漢宗室廢莽二年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更始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
百三十歲光武以高祖九世孫受命中興復漢改元曰建武歲在鶉尾

叙傳元元本本數始於一一起子禮九產氣黃鍾造計抄息身地也八音七始奏六律樂志 度

量權衡歷算道出地古也官大學徵六家分垂一彼一此庶研其義

禮樂志

六經之道同故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暴為國者一朝失禮則亂及之矣人
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秉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為之絕也故象天地
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始志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
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有夫婦之
節樂有歌舞之容則地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
多禮也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死者眾
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喪土治民莫善於禮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
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禮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治外
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異故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
禮樂故之意雖見則著之於享敬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雖形則著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管籥說禮蓋
善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敬心而不流其聲者此禮樂之本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
損益節民之心精精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善為之節禮為之防故禮雖三百威

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國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籍遵秦滅
學遂以亂亡 漢興撥亂反正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說而歎曰此後吾過今日知為天
子之貴也以通為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受帝時賈誼以為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天親和
睦宜定制度興禮樂乃草具其儀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其議遂寢武帝即位遵用恭為議立明堂制禮
服以興太平會賓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董仲舒對策言漢當更化則可善治是時上
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王吉上疏願興大臣廷及儒生述禮明王制上
不納其言成帝時居元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勸帝因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
禮樂隆雅頌之聲或揖讓之容漢古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
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創制則聖則聖至於禮樂則曰不教是教
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
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夫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詐不關義理不示以大化
而獨歐以刑罰終已不改與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免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其後嗣斯成
法也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未作遭成帝崩有臣引以定議帝改
廟名巨議世祖受命中原撥亂反正改定京師於土中即但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
清明通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於明堂養三老在東於辟雍即今日漢以一公
更命帝太行禮乃置御坐云謂使人更如三禮儀既成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下無所誦說
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得漢興而不若民臣
輩有言者通漢之後河間獻王來禮樂古事稍稍增集學者不能窮見禮者莫長幼之禮遂以不章 樂

者聖人之所樂也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是故先王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得五常之行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據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說讀曰悅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昔黃帝作咸池頌頌作六莖帝嘗作五莖兒作大章帝作招招讀曰招禹作夏濤湯作護護讀曰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勺讀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漢書教民也夏太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莖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咸音也池音其也其威儀足以充目晉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薦之郊廟則鬼神樂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德者無不虛已鍊神說而承流說讀曰說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禪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世羣民歡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適作淫聲用變亂正聲樂官師替抱其器而舞散舞古并字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夫樂本性情雖離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歸齊完歸齊莊二十二年過陳齊之復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漢興樂家有制氏人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鞀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蕭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威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自相舞也高祖更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曰五行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漢樂之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末武德舞以為昭德導

太宗廟孝宣柔昭德舞為威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奉文始四時五行辨云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

乙於甘泉就乾位也在涼師西北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邱方邱在澤地乃立樂府樂府在澤地采詩夜誦其言辭大於

於夜中以孝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

正月上幸用事甘泉園邱周禮邱天日地事取香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

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以竹為宮天子居中選百官侍祠皆肅然動心焉

安世房中歌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古縣樂充宮庭教身齋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

親嗚呼孝哉按撫我國禮美竭歡象來致福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致福

郊祀歌曰練時日俛有望燭骨蕭延四方燭人悅反骨來影反賜問脂膏高桂酒窠八鄉切佳置酒

也李元祀云以清水桂為帝臨中壇四方承宇清和六合制數以五七上七下海內宮商興文匡武匡

後土富媪昭明三光媪老母稱坤為母故稱媪穆穆優游嘉服上黃上黃青陽開動根爰以遂靈靈

發榮耀廣雨靈眾庶熙熙施及天胎地反羣生嗷嗷惟春之祺朱明威長專與萬物

與古數字桐生茂豫靡有所益通敦華就實既阜既昌廣大建祀肅雍不忘西顛沈碣秋氣肅殺秋

藏山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華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惟奉元尊婦神善履九尊天也聖練

天地作成四時加運列陳慮幾宴享婦招權靈禳九夷賓將建始元年丞相匡衡更定詩曰衡委聖靈

雖此天地並况惟予有慕爰熙崇壇思求厥路也輔繡周張承神至尊元歌畢奏斐然殊鳴太一况

天馬下露赤汗沫流結志傲儻精權奇齒浮雲晚上馳體容與選萬里也合安匹龍為友元符三年馬

生澤注水中作天馬殊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殊龍之標游閭閭也初四年獲兒馬作

天門開設鴻湯鴻湯大反飾玉稍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鴻羊也每者謂星留俞塞隨光俞答也言象星留神
四面照紫帳珠煩黃頂有傾紫帳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齊房塵草九葉蓮葉宮竟效異披圖檢
先靈照紫帳珠煩黃頂有傾紫帳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齊房塵草九葉蓮葉宮竟效異披圖檢
謀玄氣之精回復此都雲神之性蔓蔓日茂芝成靈華象載瑜白泉西食甘露飲榮泉神所見施祉福登
蓬萊結無極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肆之
肆也咸時以備數昔殷周之雅頌君臣有功德者靡不集揚功德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
七二反以光名著於當世遺樂垂於無窮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又不協於鍾律者以鄭聲施於朝廷至
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五侯王鳳以下定陵淫侈過度至
與人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支巧而鄭衛之聲興
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奢泰支巧則趨末背本者改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
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修養令海內
更始今謂此戶口歲息平其刑辟牧以賢嘉於家給既庶且富則須厚序禮樂之教化矣今大漢繼
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

叙傳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酒酒紛紛酒其及略存大綱以統舊文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四

漢志

刑法志

夫人宵天地之類皆類也義典皆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者欲趨走不

足以避利害無羽毛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故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

敬讓博愛之德眾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

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聖人既躬明哲

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錐

其次用鑿鑿鑿鑿刑鑿去其類骨薄刑用鞭朴者木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錄來者上矣

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國語云黃帝大行也後于涿鹿名顛頃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共

主水官因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致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皂之誓殷周以兵定

天下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

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

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

于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鄉大夫求

地之大者也謀官也因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

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提封十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

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于戈素具倉棧旅以搜夏旅舍以苗秋治兵以備冬大閱以待

商周並 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覽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勝陸鄭之
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_也因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
帝平百粵內增七校_{中軍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擊}外有樓船皆戰時護軍武備云至元帝時以
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_{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鞭扑不
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
者文德之補助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政至於刑
錯兵殺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遠參夷之誅
_{夷三}增加肉刑大辟有繫頸抽脅銷骨之刑至始皇兼吞戰國遠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
操文墨書劄獄使理者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_{者讀之書日以}而姦邪並生請衣墓路困成市天下愁
怨潰而叛之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獨制煩苛北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
於是相國蕭何撰據秦法_九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_呼蕭曹為相
填以無_{填竹}為_反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農桑減省租
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壯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訢之俗易史
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寔意風流萬里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
風大會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_{解之所及則}淳于公無罪有五女當刑會逮焉其女曰生
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_{緩急}親_{親免}自悲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胥中皆稱其廉
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_反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緣妾願沒入為官
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象冠其重服以

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鐵劓而奸不止非乃朕之德薄而教不明獄者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具為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請書
完者完者為城旦春當黥者完者為城旦春當劓者完者三百當斬左趾者完者五百當斬右趾者完者皆棄市判曰
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皆五百當劓者皆三百平多死景帝元年
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其減笞
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其定律令自是笞者得全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感耳目之奸徵發煩數
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執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修定律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
法趙禹張湯趙禹之屬修定律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趙禹張湯趙禹之屬修定律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
文書盈於几閣與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刑法交易所政活
則傳生議曰傳生議曰所政活則傳生議曰傳生議曰所政活則傳生議曰傳生議曰所政活則傳生議曰傳生議曰
吏是也乃下詔曰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罪不辜者朕甚傷之今廷史與郡縣任輕操簿簿籍也獄
具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於定國為廷尉未明察竟無所察以為廷
平春秋後請獄時上常幸直堂直堂而決事未央宮中有直獄刑號為平矣時派郎太守鄭昌上疏言聖
王置諫諍之臣非以崇德防違毀之生也立法明刑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廷平廷平明廷平廷平
廷平獄將自正若闕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弄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
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拾權而為亂首矣宣帝末及修正元帝初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禁
欲其難犯而易避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與文者不能分明而欲推元元之不違斯是刑中之意也
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百姓而已至成帝河平中傅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遺死

刑及可彌涂約省者令較然易知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有司以下史家之言
命仲山甫將之邦國不能因時廢宜主思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鈞據微細毛舉數事以卷羅而已

是以大獄不立遂以至令設畧舉漢典以求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漢典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綱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孝文詔曰法正則民息罪當則民從且牧民

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及害於民為暴者也手物乃曰陛下幸如太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謂其父母妻無罪不相坐臣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

族之誅夫以孝文之仁平物之知猶有過刑諫論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於志流者乎至孝宣元康四年詔念耆老之人或罹文法自今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謂其父母妻帝嘉元年定今年未七歲犯殊

死者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使民者也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律天下北罪者古人有言滿堂而飲

酒有一人踴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令鄰國被刑而死者咸以為萬數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善者禮教不立獄行不舉之所致也獄行獄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後違禮制未立飢寒並至窮斯濫濫豪傑擅私為

之憂若此利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夫有罪未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懲舌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刑為明沒者獲功名平者多

後患誘回謂羅者欲威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善人亦猶此矣凡此至矣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氏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而惠之同而政在抑強扶弱朝

無感福之臣也無憂解之快以口率計斷獄少於哀感之聞什八可謂清矣料少而未竟臨於重者以

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也。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懷而制由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水東周秦，秦越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鐵而御驛突，曰驛古驛字以繩縛馬，知違教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夫本惠矣。是以罔害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得，宜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制定律令，皆復古刑，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是，則刑可畏而禁易遵，吏不專橫，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活罰刑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咸康刑措，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

叔傳雷雷皆至天，咸震曜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咸實輔德，刑亦助教。李世不詳，晉本半未，孫其祖，詐祖反，申商酷烈，漢章九法，太宗改作輕重之差，世有定籍。

於省志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養殖，養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上曰謂從幣也，以下古以未飾。二者生民之本，與自神農之世，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堯命四子以教授民，時舜命后稷以藝民，祖飢詒政，是為政首。禹刺土田，各國所生，遠近賦入，殷周之盛，務者所施，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威，垂生養順，天德洽，闡安民之本也。是以聖王域民，莫域邪以居之，制廢井以均之。井田之中，為屋廬，開市肆以通之。故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魯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士養官邑士，教民地土，曠土理民之道也。齊高本，地者謂其社，故必建步立晦，括故正其楹，六尺為步，步高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夫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井田，井十晦餘三十晦，以為屋舍。春夏居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是以民和睦而教化齊同，後漢盧可

得而平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有賦有稅為公田什一及工

商衡虞之八也賦為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八也什一謂十取一其賦共車馬兵甲士徒之役與諸充實

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鄧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

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疆也疆共兩反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

收獲如寇盜之至萊茹有畦瓜瓠果蔬果菜實曰菜殖於疆場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

而視化焉春冬民畢出在堊冬則畢入於邑冬民既入餘子亦在于序室蘇祿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

方書計之事辨五方之名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

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造士

行同能偶則列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此類以

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履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上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使民皆勸功樂業先公

而後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積曰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

年食進業曰登上農工藉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年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

成焉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隸役橫作隸隸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

原父曰稅畝春秋譏焉春秋謂之履畝履畝民所於是上貪民怨吏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

方而賤仁誼先富而有後禮讓是時李愷音滿魏文侯作盡地方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樹封九萬頃除山

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法田勤謹則多益益升升當不勤則損亦如之文曰禮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難

數復備則倉政甚實與其甚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熱則上糶三而舍升升食糶也古中

糶則糶下熟則糶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故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故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故

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資則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以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

壞田井開汗陌南北曰汗東西曰陌急耕戰之實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王制遂滅僭

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至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工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

閭左之戍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占前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資財以奉其政猶

未足以濟其欲時字海內慈怨清畔下送上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亡蓋賦自天子不能具醇醢

雖也無解色之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董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

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以給

中都官京師諸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

皆背本趨末官解實讓說上曰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

物力必屈盡也其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儲可哀痛失

時不雨民且狼顧狼性怯走意運言民歲惡不入請賣爵于賈游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陸危者

若是而上不驚者下反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或以攻則取以守則

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皆直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

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原原也原原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

以勸百姓是循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食積而衣之衣於焉開其資財之

道也故免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捐瘠病無相并以蓄積多而備先也今海內

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火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

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手之民未盡收農也民貧則奸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

則不地者不地者則神鄉整豕氏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糶
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木則寒腹飢不得食者寒不
得衣難慈母不得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庫備
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地裡可以周海內而亡
飢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弊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
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令農夫五口之
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代薪槁治官府給
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風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
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
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也於是貧賤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
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掛都布乘上之意所實必倍故男不耕耘女不舂穢衣必支采食必梁肉亡農夫
之若有什佰之得什謂千錢因其實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放冠蓋相望乘堅乘肥
絲車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農夫農夫已貧賤
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尊法之所尊也好惡乖迕五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
莫若務農而已故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
以除罪夫能入粟以受爵賞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
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至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
三人當為卒者更其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為好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子飯八人湯池百安

帶甲百萬而亡東弗能守也以是觀之東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五大夫爵適復一人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擢出於口而無窮東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載塞下之粟必多於是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造四百石為五大夫鞶二十石為大庶長鞶八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後言陛下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其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澤天下東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勸農輸輸時有軍後若遭水旱民不困之天下安寧歲熟且美則民大豐樂矣上乃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爵令而裁其實以招民實始造苑馬以備用苑然屢殺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棄業至武帝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康康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貴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困充溢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腐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群守閭闔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孫無事吏無無不居官者以為姓號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無嫌嫌及於是固疏而民富後財驕驕或至并兼豪素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王公卿大夫以下爭於會修室室重服僧上七限物賦而而東固其變也是復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益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殺不書至於魯未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願陛下詔大司農使關中益種宿麥令令麥後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其賦賦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僕稅下足以富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官者田連阡陌者無立錫之地又關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小民安得不困重以會秦之吏制殺

加籍衣半道斷獄歲以十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時猶宜少亭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
塞并兼之路僅幾皆歸於民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武帝末年海
征伐之事過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懷東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
上大夫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明田以二耜為耦而耜一畝之收常過雙田畝一斛以上
或作此謂不為明者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農置工巧奴為作田過二千石遺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
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泰菑救是後邊城河東從農三輔太常民皆便農田用力少而得穀多宣
帝即位歲數豐穰穀所殺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鹿充宗言
故事漕漕關東投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等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漕過半又白
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是御史屬徐官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
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下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
耀漕關內之稅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害壽昌深計遠慮誠未足任上不聽漕事便壽昌遂白
邊郡皆築倉以殺賤時增其費而糴以利農殺賤時減費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賜壽昌爵關內
侯而祭祭以好農使勸勸郡國至大官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齊地飢民多餓死諸儒多言宜減官常平
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言皆罷之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
孝文皇帝承平泰富吏民皆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
田今眾世承平泰富吏民皆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
急也天子下其議丁傅用事並賢隆貴皆不便也不使此詔書且須後遂不行平帝崩王莽篡位限小
漢家制度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縣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吏賦罷

或出而蒙民侵陵分田奴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共分所收厥名三十實什稅伍息高者騎

而為邪資者窮而為奸俱隔於華刑用不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用度不足數橫賦故流民入關者數十

萬并恥為政所致乃下詔曰子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其

版以前其詳雜記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周官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內藏金方寸而重

一斤錢圍函方輕重以銖金以斤為名錢以銖為重布帛廣二尺三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實於金利於刀

也流於泉流行布於布民聞求於常求眾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

人事故緩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故萬乘之國

必有萬金之賈十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利所有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故之以

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故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六耕四載

練千萬鍾錢貨也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經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故大賈畜家不得兼奪吾民

矣桓公遂合諸侯顯霸名其後周景王惠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周大夫單穆公天降災戾於

是乎量齊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育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民患輕而

以乎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未有無皆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

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布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物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

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且施民用以寬

王府猶塞川流為漢沔也竭亡日矣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肉段形以數者聽不足百

姓索利焉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二十兩為溢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通高祖初賜張

陽銅錢質如周錢難取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如輪更黃金一斤

錢用之制而不執逐利之民蓄積餘贏以指市物痛賤躍蓄積貨物賤未至石萬錢高至百金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

不得為官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令使民放鑄私鑄賈誼諫曰

法使天下公得傾祖鑄銅錫為錢敗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惡惡謂其私鑄也然鑄錢之精非敢雜為巧

則不可得贏贏音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彙鑄錢死罪積下下報也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

上何積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吏急而壹之序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繳而弗阿序則市肆異用錢文

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鄉音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且蓄善民怵而為奸耶休誘也律律恩民陷而

之刑戮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

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蓄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散於上上挾銅積

以御輕重貨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

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實而末民困六矣未謂工制吾業財以與匈奴連爭其民則敵必

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仲編曰久上不聽是

時異以諸侯即山鑄錢富燭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其節錢布天下武帝因文

景之畜忿胡越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政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頓費唐書訂焉相如始開

西南夷鑿山通道于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罷讀彭其穿徹宿朝鮮置滄海郡皆其人姓名也本

故言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使樓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于戈日滋

行者發居者送中外騷擾百姓抗敵以巧法詆訐財賂衰耗而不瞻入物者補官出債者除罪遷塞陵夷

廉松相冒武力健用法屢令具典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

方又通西南夷道千里負擔餽饋餽音饋古饋字率十餘鐘致一石數歲而道不通靈夷因以數攻史發兵謀

之患已荷租賦不足以更音廣也府庫並虛迺募民入婢奴及入羊羔即大司農陳鐵錢經用賦稅既竭

不足以奉戰士殊謂列有司請令民得買爵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以顯軍

功文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秦許十八大庶長十九則國內侯武功爵比之減一級

功入國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當一與茂中者合矣子謂爵官級級稍增其價宜可例云級十七

萬者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當一萬七千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大小者即吏道雖而

餘級又非也然則漢行此萬于蓋武功爵其級十七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大小者即吏道雖而

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

廢格沮誹窮治之徵用矣大見如不舉動為故縱官有所是時公孫宏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

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天子損暗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賦以贍之明年山東水災天子遣使虛卻國

倉廩以賑貧猶不足地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領師向收得其

城郭城民統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於產業使者分部護分音其冠蓋相望費以億計

之古曰新秦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於產業使者分部護分音其冠蓋相望費以億計

縣官大空而商賈轉輸百數而廢唐唐邑居於邑也居賤物好君皆低首仰給焉冶鑄鑿鹽財或累萬

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幣以濬用而推浮淫并廉之徒建元以來縣官

即多銅山而鑄錢即就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

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錄金用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續五采絲地特為幣帛直四十萬

朝覲聘享必以皮幣幣堅然後得行又造錫銀白金雜錫銀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

故白金三品其文龍直三千其文馬直五百其文龜直三百盜鑄諸金錢罪死而犯者不可勝數於是

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姓東郭名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富強孔僅南陽大冶皆致

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遠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不用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

既益廢吏多廢兵羊數動民多買復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

時財匱乏士頓不得祿矣大農上孔僅感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縣上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
顧養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當攝官與牢益幣由煮字滄食奇民致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刊細民其
沮事之故不可勝聽使僅感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府官除故鹽鐵家高者為史史亦多費人矣向賈
以幣之愛多積貨述利公卿於是言異時其輅車費人之錢錢皆有差請其如故是時豪富皆爭匿財惟
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乃拜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賦大農賴異初
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稱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皮幣問異曰今以食幣直數千而皮薦反四十萬未末
不相稱湯與有隙友人告異以他議湯治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徵反唇湯奏當異九卿見
令不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是後有腹非之法比此則而公卿大夫多詭譎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
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揚可告緡偏天下中家以上大夫皆遇害地分遣御史廷
尉正監分曹即治郡國緡錢是時異欲與漢用給戰遂乃大修昆明池治樓船高十餘丈甚壯天子感
之馳作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關難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
迹微諸化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連收入財者得補郎即還妻妾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
相食方二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使者冠蓋相屬於道禮之下巴蜀東以採焉元
封元年桑弘羊為治東都尉領大司農又曰大司農管治東內於天下鹽鐵請置大農都丞數十人分
部五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其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
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請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者則賣之賤刑買之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
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
食糗衣稅而已未於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身弘羊詳及天下乃兩昭帝即位詔罷國樂賢文學

之士問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確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節儉視補然後教化可興
 弘羊難繼繼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
 羊與上書集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音禹言鑄錢采
 銅民心動操壹罷米珠五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錢之律租錢謂其所賣物價租稅
 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疑自孝武元狩
 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三官指上林至平常元始中成貨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玉莽即真凡寶貨五物六名
 第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 義和魯匡言酒者天之美味帝王所以酌養
 天下享祀下備秋養養疾百體之會非酒不行詩曰無酒醑我醑買而語曰醑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
 詩據承平之世酒酌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孔子嘗周東亂酒酌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
 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昭養殺而亡限則廢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廬
 以賣師古曰廬者賣酒之廬也以其一邊高形如殿家廬故名耳仲禹莽詔曰夫鹽食者之將將大也一
 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飲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馳行之載此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印於市後六
 年匈奴侵寇蓋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穉勇東方名和日壹切稅吏民營三十而取一民搖手
 嚮榮不得耕桑後燬刺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命造藤煩苛後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皆曰易稱粟多益寡稱物平施書曰德遠有無周有泉府之官故管子之輕重輕曰作輕重李悝之平
 糴弘羊均輸善易者平亦有從棘顧古為之有數史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萬國作父及孝武時國用
 饒給而民不益賦其父也至莽制度失中奸補美擅官民俱竭亡次矣
 叔傳嚴切生民食貨惟先刑創廢并定關土田什一供貢下書上尊滿以足用慈遠有無貨自盡貝至

此五鼓揚權古今楊舉也推引監世盈虛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四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五

漢志

郊祀志

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孝及四夷莫不脩之下至禽獸豺獮有祭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
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曰禱在男曰覲現現反在女曰巫使刺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
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謂主祭之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民姓所出者以為宗宗精土為壇
氏姓謂神本所出宗宗人主神列位尊卑也原文曰于按春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
故外傳曰夏父平春為宗自稱曰我為宗伯宗伯非宗何哉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
業敬而不黷黷音黷故神降之嘉生嘉音嘉少昊之衰九黎亂德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攸物攸物也故南注反家
為正史享祀巢穴民黷齊明而神弗歸歸音歸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
士相侵躐自共工氏竊九州無在太昊矣帝開其子曰句龍而平水土死為社祠句龍有烈山氏軼王天下
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死為稷祠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至夏帝孔甲淫德好神神蹟二龍去之馮神龍
二龍馮神其後遷烈山于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祠後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拱音拱伊陟
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太戊王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後牛王東徙維維音維秦襄公攻戎救周
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用駟駒黃牛羖羊各一駟音留秦文公夢黃蛇口止於
鄠衍鄠音鄠又左左音左鄠山及周為作郊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秦宣公作案時於渭南祭青帝桓公既霸會諸

侯於葵邱而設封禪上於山禪祭於地禪上及反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音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帝顓頊堯舜禹湯成王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瑯玕國西

伐東馬將上山經東南伐至召陵謂地召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何以異乎會六十四年會于野十五年又會于野十六年盟于曲陽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成九年會於葵

管仲賭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秦北里采所以為威謂實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藉以藉地也東海比日之魚不比不行西海比翼之鳥山海經云狀如虎一翼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鴻臚堂翔最日不祥而致封禪無乃不可乎桓公乃止後周靈王時諸侯莫朝閔長弘乃明鬼神事物怪故以致諸侯諸侯弗從至周

敬王時晉人殺長弘周大夫事晉文公故周與是時李氏專魯旅於泰山自秦宣公作密時後秦靈公於其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復禱陽雨金秦蔽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禱陽而祀白帝如時

並陞之形而時陞中各周報王辛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王四十二年鼎淪沒於泗水始皇即位或曰黃帝得一土封也陛下主反周報王辛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王四十二年鼎淪沒於泗水始皇即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噴見呂氏春秋云黃帝時天先見大螭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也茂暢與股得金

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青赤鳥之行周武王伐封之時有大自今秦愛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史河名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也上黑皮以六為名水北方尚黑於數六故三

年東巡狩至泰山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以蒲惡傷山之上石草木掃地而祠席用草藉宇作也音如要始皇聞此議車異雜施用由此然儒生遂除車道自上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山北曰陽

禪於梁父始皇之上秦山中阪遇暴風雨諸儒聞即諫之於是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仙人是門之術負臆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傳在勃海中世人相去人不遠常有到者

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始皇至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不及數遇三神山之奇樂識者不得遺

到沙丘病漢興高祖入關開故秦時上帝祠曰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北時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依其時禮祠之或言周鼎而邑立后稷之祠有播種功令天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

立靈星祠靈星左角曰天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覆以羊羸民里社各自裁以祠之靈星祠曰可文帝即位十三年詔曰秘祝之官務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明年以

敬比登穀類也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來駕被其具也被其具也漢文之推終始傳傳梁總及則漢當土德壇塲圭幣俎豆以羞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傳梁總及則漢當土德

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也上黃時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其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天水之文帝召臣拜為博士與諸儒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詔曰朕

幾郊祀上帝後漢書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詔於是夏始幸雍郊見五時仲孫曰

上之郊一歲更止于時據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

馬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凡神明以東北為居西方為墓所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

五帝廟明年夏四月郊見渭陽五帝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

刺六經中作王制刺采取也謀議巡封禪事文帝出長門亭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禮

其處禮祠以五牢明年使人獻玉杯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

以十七年為元年平言周鼎亡在泗水中臣望見東北汾陰有金寶氣上使使治廟汾陰祠出周鼎人

有上書言平所言皆詐下史誅夷平誅其家孝景即位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 武帝即位

尤敬之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天下艾安讀曰艾治也漢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而上鄉

儒術招賢長持綰王賦等以文學為公卿敬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曆服色事

未就孝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弄奸利事按綰臧綰臧自復請所與為皆廢明年上初至雍郊見

五時後常三歲一節是時李少君以祀憲投道師老方見上俗通解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物鬼也

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廩齊桓公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刻謂器上一宮盡駭

以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

益壽而海中蓬萊仙乃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球師人言十歲也安期

生食巨菓大如瓜食讀曰飲於是天子始親祠蓬萊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

多更求言神事矣行反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天

子自帷中望見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歲餘誅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明年天子郊雍

曰上帝朕親郊而後土無祀則禮不答也遂立后土祠於汾陰雒上此在四年春膠東人樂大求見言方

天子既誅文成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悅拜為五利將軍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其夏汾陰巫錦巫為

民祠魏雒后上營旁見地如鉤狀培視得鼎培滿後反謂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殺識識式也以聞天子

使驗問巫得鼎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天子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

今年豐稔未報報非為為出哉有司皆言青奉帝與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

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為牧九枝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寶賜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南以象三德

止是則警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

不見今鼎至甘泉以光獨龍變鼎至甘泉之後光承休無續合致中山有黃白雲降積祠大享惟受命而

帝者公知其意而令德焉羅宜視宗廟而後於帝庭以合明德宗先帝有德可尊者稱父制曰可齊

人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胡頰下迎黃帝其色也頰下迎也帝上騎

群臣後宮儀上龍七十餘人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頰頰扶帝黃帝之弓有姓印望印望黃

帝晚上天乃挽其弓與龍頰跪扶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天子曰誠得如黃帝吾視未妻子

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上幸甘泉令黃子等具泰一祠壇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曰拜日為朝下夕夕月則

禱而見泰一如誰郊禮諒曰則其贊饗曰祀天始以寶鼎神策皇帝敬拜見焉有司云祠上有光

公卿官皇帝始郊見泰一雲湯有司奏給玉璽大六寸嘉祥應寶光夜有美光及畜醫氣上屬天太史令

談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也城立泰時壇以明應明者美光及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

南越告檮泰一以杜荆畫播日月北斗登龍以象泰一三星為泰一一星在後三星在前前四星一星在後

人隨驗寶無所見上迺誅五利其春既減南越嬰臣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

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轉使素女鼓五十

絃瑟帝景景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嚴危作二十五絃

及空侯瑟自此始得寶鼎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

望祀射牛事天子有事宗廟自射牲後封禪其夜若有光畫有白雲出封中之中下詔改元封元年又

曰古者天子五年一巡行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山下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

日有孛于三能能音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來年郊雍五帝遺拜祠泰一贊饗

曰德星昭行朕雖休祥壽星仍出荆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是時既減兩翼專人勇之乃

曰德星昭行朕雖休祥壽星仍出荆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是時既減兩翼專人勇之乃

曰德星昭行朕雖休祥壽星仍出荆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是時既減兩翼專人勇之乃

曰德星昭行朕雖休祥壽星仍出荆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是時既減兩翼專人勇之乃

曰德星昭行朕雖休祥壽星仍出荆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是時既減兩翼專人勇之乃

言真人俗鬼之考人名格上信之專祠觀卜自此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龍康桂館龍康館及桂甘泉作益壽延壽館名也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高三十丈置祠其其

下將招來神仙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夏甘泉殿房中生芝尤驚軍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大旱意乾封子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嚴上致

治明堂奉高帝末以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姓公玉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說為復遺上有樓從西南入名帶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於是令作明堂沒

上如帶圖反是歲循封則祠秦一五帝於明堂上坐高皇帝祠坐對之是時未以高皇帝天未成以來乃配之帝父曰成王莽奏事

文帝祠秦一已用高明年久至日記上帝於明堂具饗饗曰天增授秦元神采周而復始而上還以柏葉

其闕西則虎園說西方之闕北治大池新臺名曰秦液滿液也在池中為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東海中神山龜魚之屬池北岸有石龜長二丈高五丈南岸有玉堂蓬蓬相衛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

困為太初元年武帝凡五修封昭帝即位當於春秋未嘗巡祭云宣帝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為世宗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其已正南面非宗廟之祠不出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

川古今通禮也聞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復豐年焉明年始郊凡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威車服敬齊之禮頗作詩歌制詔太常大江海百川之

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敬事言每歲以四時祠江海雖水所為天下豈年自是五嶽四瀆皆有當禮皆使持節持祠惟泰山與河嶽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後或言益州有金馬寶龜之神金形似馬於是遣王褒持節而求之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書寶死秘之方秘也張敞上疏曰願明主

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疑行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南方待詔皆置是時陽羨賦
也得罪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故事故好古文字按非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

始予后稷后稷封于豳漢師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於邾梁武曲於豷豷今長安城西水
由此言之邾梁豷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鼎出于邾東有刻書曰王命戶臣臣

此相邑尸主事之臣賜兩祈饗饗瑞支瑞支者乃劍圭之文也相音與同字同臣愚不足以述古文
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厥之于宮廟也昔甯鼎之出于汾隰有

司驗雖上非舊藏處鼎大高殊異於眾鼎今此鼎細又有款識識式志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
是甘露閣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虞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康神職名也鐘時以為美祥元帝好儒貴

禹章玄成匡衡等相繼為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
成帝即位衡與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

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祭地曰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享焉今
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昔者文武郊於豷豷成王郊于豳

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秦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彼置長安合於古帝王奏可
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王商等五十人以為禮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天地以王者

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王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宜從
就正陽大陰之處遠俗復古於是譚衡奏議曰廣謀從眾則合於天心遠違寡其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

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義考古制而以為不宜難
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事可以永年玉天之太律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衡言甘

泉奉時祭壇八祗通象八方五帝壇固環其下又有群神之壇以尚書陸六宗望山川徧群臣之義

其象終古臣聞郊祭祭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故大呂舞雲門以送天神歌大簇舞感池以送地祇

天德紫壇備飾女樂竇路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復修天子從馬又明年衝坐事史官爵眾之言不當變

動祭祀者成帝末年頗好鬼神各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

非類請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風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

人服食不終之藥遂與輕舉登遐倒景從下服故景倒觀縣國天淵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其復五

東甲南內西典北士中成種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道家言治再砂令堅冰凍漸九投永上永即清液津

耳若將可遇求之蓋蓋翳如擊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懼陛下距絕此類母今

奸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後杜郵說王商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禴禴商村也西隣因文王也

其禮助者數說說讀大路所歷天子祭天所祭元不知今祥瑞未著咎徵仍錄不答不答何以善此宜復

長安南北郊成帝崩哀帝即位既疾以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後甘泉等祠如故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

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聖禮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高帝時秦社稷位夏社稷禮謂大

也而末立官復遂於官社後立官樓以夏禹配食官社后樓配食官樓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惟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革焉至于

孝文帝始以夏節而後香墟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改制而

兜寬司馬遷等猶從臣祖之言公孫巨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五帝相承水火相

傳之法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為帝出于黃故包衣氏始受木德也其後以

母傳子終而後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者亦帝之行祖章

逆亦自得天統矣向父子雖有議時不施行至元武昔共工氏以水德間于木火堯反與秦同運非其

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堯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

乎

叔傳昔在上聖昭事百神賴帝禮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年永澤祀誓信並史晉書大夫峻

然漢書氏家於泰山祭陳也而沐侯伯借時漢書祭天也故誕之徒坊緣問而起瞻前顧後正其終始

天文志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皆有象其伏見垂曉邪正存亡虛實開狹及五星所行會數犯守凌歷關食

孛彗飛流日月薄食彗過背六抱珥垂蛇凡氣在日上為冠為戴在旁直對為珥向日為地向外為尾雷

風妖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攝影之象彰顯之應聲響

相是以明者睹之而竊移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

之精居也旁三星三公後句四星東大星正祀餘三星後宮之屬環之巨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復十

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 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攝龍角也 衡股南斗魁杓參首用

昏建者均夜半建者衛平旦建者魁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
紀皆繫于斗斗魁戴匡曰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
司災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能即三能色齊君臣扣不齊為平度杓端有兩星一內為才招標為
一外為盾大魁天一槍格才盾動搖角大兵起星天一紫宮左三星天格右四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
房為天府東北曲十三星曰謀謀中四星曰天市天市中星眾者實其中虛則耗在角理右角將大角者
天王帝座建其兩旁各有三星廉足句之曰攝提由攝提直平柄所指以建時即亢為宗朝氏為天根
尾為九子翼為枝客南宮朱鳥權術衛太微三光之廷廷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
門左右掖門內六星諸侯內五星五帝坐復十五星曰宸高即位廷藩西有隨星四名曰少微士大夫夫柳
主木車依主福各異主連客於南眾星曰天庫西宮咸池五星帝車舍文入早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
不具兵起奎為漢清善為聚眾胃為天倉其南眾星曰燿積福壽昂昂曰龍頭胡星也畢曰單車為邊兵
主弋微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亂亂臣在側弗舉聞為天街參為白虎三星直者為衛石參
星者白虎宿中東比地比地並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北
西五宿俱斷也比地也北宮玄武危危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星危危宿陰陽終始之極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寇眾星
為清廟曰雜宮闕道漢中四星曰天綱旁一星曰玉梁玉梁眾星為車騎滿野歲星東方春不於人五常
仁也五事絕也仁術絕也連春令傷天氣劫見紫氣紫氣出則有火兵入則兵散太白西方秋金我言也義
也也禮虧視火逆夏令傷天氣劫見紫氣紫氣出則有火兵入則兵散太白西方秋金我言也義
也也禮虧視火逆夏令傷天氣劫見紫氣紫氣出則有火兵入則兵散太白西方秋金我言也義
不與其所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敗錄星中央平夏上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親言視聽以

心為主故四星皆失鎮星乃為之動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安感以禮從鎮以重威從太
白以兵從辰以法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投蕃昌凡五星不失行則年穀
豐昌 角亢氐亢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井州奎婁胃徐州
節婁星州紫微參益州東井與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 古人有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
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日食備德月食修刑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
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之機 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
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兩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
北極近故蒼極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景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
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兩去極中而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
近之差其晷景長短之制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道而北晷道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道而南晷
道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
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青赤出陽
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海旁暑氣乘樓去暑氣感害關然
雲氣各聚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卦離田疇之董治咸郭室門戶之潤澤次至車
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慶雲見喜氣也
漢魏解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上歲聽都邑人民之聲聲言則歲美聲商有兵微
旱羽水雨歲安歲從正月旦比數兩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正月一日而兩而一升之食二日而兩
至十二日真其月占水旱為其環域千里內占即為天下候竟正月凡有二寸之食如天至七日已家去
入歲然後可占天下十月所推列宿

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金穰水澆木飢火旱此其大經也冬至短極點上度光冬至三日點上均冬至陽氣至度重更至陰氣至土重榮也律應記候應律權土度冬度動廉鹿解角龍報出泉水涌略至陽氣應黃鐘通土度極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度重而衡微

以知日至要法卷景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曆推之從歲星也歲星先至為主貢文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半不能五星以泰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令之七月日當在鶻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卿張耳曰東井春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五年遂定天下即帝位此明歲星之崇我東井為秦之地明效也元光中天星彗孛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孛者民勞也後伐四夷百姓勞于兵革

叙傳炫煌上天地胡縣聚著明樂古日月周輝星長垂精百官立法官至混成星長育降應王政以燭景形三季之後三代厥事故紛舉其占應覽故考斯

五行志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劉歆以為虞羲氏燮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故河圖而禹治洪水明讎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取法讎書而聖人行其道而審其具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箕子射之諸父而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箕子對焉得讎書之意初一日五行至長用六極凡六十五字皆讎書本文所謂天乃錫禹大法九章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雖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廢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設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集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授孫春秋數其說福傳以洪範禮記又與仲舒錯雜互下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臨仲舒別向歆傳載卦孟夏侯勝京房谷永平帝之

使所陳行事以傳春秋著于篇 傳曰田獵不宿曰不宿故食不享出入不節華民其時則木不曲直說
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其於王事感儀亦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玉佩上有雙珪
鳴鳥是為行 登車有和轡之節 執事以金為之一動 田狩有三驅之制 三驅之禮一為鹿二為兔三為麋
享獻之禮以饗食謂之獻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 傳曰
養法律違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
故免葬舉賢才而命之朝達四任而放諸野賢任分別官人有序率由舊章發重功勳殊別適庶適時如
此則大得其性矣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奉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味竹鳥首正在
南方則用火事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嘗則有祝融免所有闕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
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伊咸代閻伯後主火星末其後也世司其占
故先知大災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
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嫁娶多少進退有
度尤禱觀疎長幼有序故高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上得其性矣 傳
曰好戰政輕百姓飾城郭使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
分而鷹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苑鼓鉞誓士眾抗威武所以征時逆止暴亂也動靜應說以犯難
說者曰民志其死金得其性矣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
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越聖人為之宗廟以安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
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也宗尊慎其齋戒致其嚴敬多獲福助此聖人以順事陰氣
和神人也至拜號籙令亦奉天時十二月歲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 傳曰乾

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在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曠列時則有雜禍說曰凡草木物之類謂之妖蓋材之類謂之孽及六畜謂之禍孝武時其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勝其傳與劉向同唯敬傳獨異風俗狂慢愛節易度則為刺經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終易異為雜孽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觀氣毀故有雜禍成帝好為微行谷水曰陛下意蕩來之至責樂家人之職書案聚刺經無益之人以為私客置私田於民間富私奴車馬於非官數去南面之尊挺身與小人長夜相隨曲門戶奉宿衛之臣執于戈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數年矣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惡時則有詩妖元帝曰童謡曰井水溢滅寔烟灌至玉堂流金門井水陰也寔烟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威而滅陽禍有宮室之應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紆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孽妖時則有廢疾之孽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書序曰伊陟相太戊常有祥彗殺共生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近草妖也又曰高宗祭成湯有雉登鼎耳而雉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耳不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武丁忌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技能操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淳實集民私所自立社山陽董奉鄉社有大槐樹上屬 史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京房易傳曰素正作淫厥妖木斷自腐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諱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君嚴猛而問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終於貴聲鼓有鼓妖太氣動政有魚孽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須高殺草木京房易傳曰典兵妄誅檢謂亡法厥災霜夏錢五殺哀帝建平二年有大聲如鐘殿中即史陞者皆聞馬上聞事奉毒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 傳曰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寤厥罰恒風厥極極山垣折時則有華孽劉向以為於易異為風而木風氣感至秋冬復華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遠厥咎厥罰恒陰厥極結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昌

芑芑即位天陰晝夜不月日夏侯勝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青霞光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
光以此益重經術士成帝河平元年三月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京房易傳曰聖王在上總命
群賢以亮天功則日之光明五色備且觀日之變足以監矣

叙傳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迪叙迪古世代實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

來王事之表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五終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六

漢志

地理志

昔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出而行之四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故禹稱先王建國

國親諸侯交連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九州之外有并幽營水中可居曰州使禹治之水土既成更

制九州列五服後受禪於虞為夏后氏殷因於夏亡所變改周既克殷監於二代而損益之區分

改高徐梁二州合之雍青徐合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故周官有職方氏職主也主四掌天下之地辨

九州之國揚荆豫青兗而保章氏保字也言守天文之職也掌天文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視吉

凶分秋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萬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

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

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秦韓魏趙合縱連橫經數十年秦遂并兼四海

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分天下為郡縣湯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子遺漢興因

秦制度案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內至武帝據却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漢既定南越之

別於諸州今持節治益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光王之選既遠地

名又數改易輒所是以采復舊開考述詩書推表山川以緩高有團晨秋下及戰國秦漢為秦分天

下作三十六郡漢興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自高祖至武帝開廣三邊在於孝平凡即國一百三縣邑

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漢極威

矣凡民函五常之性與邑也而其剛柔緩急聲香不同繫水上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

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宜之乎中和慈復王教

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遷徙咸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修其風俗

猶本宜充茲輯而論之集同終其本末著于篇

秦地於天官東并與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北扶風朔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

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西南有祥柯越雋秦之先曰伯益出自顓頊禹

舜虞秦皆豎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商為諸侯至周有逸文善取智馬得驪駒綠耳之乘幸於穆王封趙

城更而趙氏後有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渭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為附庸邑于秦平

王東遷義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却鄭之地却亦列為諸侯後穆公稱伯孝公用商君刺鞅田周制三年

美意商鞅始制田開阡陌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始皇并六國負力怙威燒書坑儒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

二州詩風兼秦幽兩國首后稷封釁日劉處幽大王使邦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

稼穡務本業鼓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其備有郭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陸如海之無所不出為九

州膏腴故取喻云始皇初鄭國穿渠引澠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帝諸田楚昭

昭

昭

歷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使素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京師為尊非獨為奉山園也山園即也山陵也故五方雜厝音古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音山嶺

迤近夏陽多險阻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冬望未列侯青人車服俗上

眾庶狡競益不相及嫁娶尤率修靡遂死過度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尚氣力以

射獵為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北地西河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故此數郡民俗實

木質木者無有文自武威以西武帝時初置四郡以通西域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中宜畜牧音古故涼

州之畜為天下健保邊塞二十石治之威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通高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

節穀糶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皆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唐漢本南夷秦并焉

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粵漢楚音漢楚之地多出出種西近邛笮馬龍牛

言音作之地出馬及笮牛材各及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選侯柔弱音漢楚之地多出出種西近邛笮馬龍牛

法今未能為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讓貴慕權參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字顯於世鄉黨慕備其

建復有王褒嚴遵楊雄之徒音漢楚之地多出出種西近邛笮馬龍牛

越舊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其富居

什六

魏地皆鵠參之分野也鵠尺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

風賦庸衛是也音漢楚之地多出出種西近邛笮馬龍牛

魏周公孫之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音漢楚之地多出出種西近邛笮馬龍牛

相與同風至衛懿公亡道為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而更封衛於河南曹見丘是為文公音及雙丘

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殷虛在河內康叔之風既歎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強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生分謂父母在而河東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已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召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夷為晉侯故參為晉星其民有先王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偷墮至獻公滅魏於是始大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後十六世為韓魏趙所滅三家自立為諸侯是為三晉

周地柳七畢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維陽投城平陰偃師鞏縣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維維邑以為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言維陽四面皆有諸侯為蕃屏故立京師至幽王淫廢似以滅宗周于平王東居維維邑其後五伯更師請侯以尊王室伯諸侯為蕃屏故立京師至幽王淫廢似以滅宗周于平王東居維故周於三代最為長久八百餘年至赧王乃為秦所兼初維邑與宗周通封畿宗周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墜親周人之失巧偽趨利貴賤義高富下實意為商賈商賈不好仕宦

韓地南亢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本周宣王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鄭今之華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逃死史伯曰子男之國就會為夫會會曰都字或作都特勢與險險會會君若齊魯與齊魯周亂而敵必將背君君以成周周之眾奉解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平氏文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伯夷之後胤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克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舜其後皆不失

祠而未有典者周襄將起不可偏也桓公從其言後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之說會之地右維左沛食漆清焉漆音土漚而險山居谷汲男女巫會聚巫故其俗淫 陳本太昊之虛武王封舜後為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姐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後陳雖為楚於天文自若其故顯

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尚忠其敵郤朴秦滅韓使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不軌不備故其俗夸會尚氣
力奸商賈漁獵藏匿羅刹御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昭顯為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
本郡以殷富穎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任宦好文法民以貧通爭訟至分為失通與韓延壽
為太守先之以教讓黃霸權之教化大行徵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末業召父召信臣
以我穎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萬厚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信矣

趙地鼎畢之分野也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南至浮水滹陽
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後降趙自趙風後九世稱侯四世殺侯使都邯鄲後
五世為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刺強家地而
割剗之也推直作奸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踞躡貼亡類反遊媚膏粱偏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
燕涿南有鄆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驕為奸大原上黨又多魯公族子孫
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直也據取送死奮靡日擊漢興號為難治常探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
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剽悍也輕也得勇也故
冀州之節盜賊常為他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言四國之人故其民鄙朴少
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

燕地尾箕之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樂浪玄菟亦
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故滅六國太子丹遣勇士荆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連舉兵滅燕初太子丹嘗養
勇士不愛復官美女民化以為俗賔客相遇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其俗愚悍少慮輕
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逃於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漁獵

東夷之饒 女克樂浪武帝時單昏朝鮮滅絡句驪或作蘇殷道衰其子去之朝鮮史記云武王伐

解救其民以禮表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八條不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女貞信

不淫辟辟其田民飲食以蓮豆都邑頓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即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

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令於犯禁浸多至六十餘條可責故仁賢之化也東夷天性

柔順異於三方之外三方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淄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西有濟南平原少昊

之世有與鳩氏虞夏時有季荊荊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

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古有分土七分有分土者謂立封疆也無分

公以齊地負海為由少五殺而人民寡過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

仲設輕重以謀富國各諸侯成伯功伯請身在陪臣而取三歸三姓故其俗彌侈織作未絕結繡純麗之

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言天下之人冠帶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貴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幹

功名軒轅閭連而足智其夫奉命憲言與行謬虛詐不情其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效縱昔太公始

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初陳公子完奔齊桓公以為大夫

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游

樂其俗不復故故有五方之民

齊地金粟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注

公之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涿泗之水言所居皆遠

瀕又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涿泗之間斷斷如

也斷寸斤反分孔子問王道將廢乃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

民好學尚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故魯文公

以後樣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遂昭公後夷微弱三十四世為楚所滅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猶微孔氏

厚序衰壞地狹民眾頗有桑麻之業士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生歿言相禮曰多巧為喪祭

之禮文備寡寡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師相

宋地房心之分野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海陰定陶詩風曹國也

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為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成陽在皮陶作游者舜漁嘉澤嘉古湯止于堯故

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忠衣服以致畜藏臨後為齊楚魏所滅三分其地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管衛分也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封楚王

子成公徙於帝丘今濮陽是也秦二世時廢為庶人凡四十九年最後絕魏地有桑間濮上之阻阻

言其隱匿得毋男女亦亟聚會也正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宋有子路有育民人暮之鼓其俗

剛武尚氣力漢興二十石治者亦以殺戮為威宣帝時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疎諍至今

東郡號善為史延壽之化也

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荊楚分也成王封文武先師鬻熊之

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度以疆大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大

耕水得民食魚稻以漁微山伐為業山伐謂棧果稼贏蛤食物常足故語森喻生而亡

精聚飲食違給違及也言常不憂凍餒亦亡千金之家信坐鬼重淫祀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鏡亦一部

會也

其地分野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其分也殷道既衰太王豈父與耶梁之地長子太伯次子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句吳音子壽魯滅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才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王聞廢舉伍子胥孫武為將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伯翳至于夫差誅子胥用宰嚭延美為越王句踐所滅其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越既并吳後為楚所滅後楚為秦所滅秦吞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也木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尼子湯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未嘗臣青黠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文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文者賄賂以持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風氣既死女矣固淮本吳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且東有海蘆董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南之化又更繁焉

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僅僅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幣言所出之金既以少矣自水諸物益亦不多故總言取之不足信功直也

更音庚

輿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侯子云封於會稽少康封康子以主高祠君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帝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後二十世句踐稱王用范蠡大夫種計逐伐滅吳并兼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為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為楚所滅至武帝時盡滅以為郡

叔傳坤作陸勢

陸古高下九州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

自昔黃唐經略萬國安定東西也和經理南北並封疆而

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刻五等

初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

溝洫志

夏書高堦洪水十三年。堦音因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流行乘楫楫形如箕山行乘楫如楫以楫下橋居足反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發墜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汝濟淮泗會於楚仲馮曰一鴻溝固不能通六國數百里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草草字下回反避沫水之害穿三江堰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田百姓樂其利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鄆令有令名至文侯嘗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為羣臣視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鄆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智約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鄆令遂引漳水溉鄆以富魏之河內民歌曰鄆有賢令名為史公決漳水兮漳鄆安終古為由兮生稻粟鄆即斥由也謂其後韓聞秦之好與事欲罷之無令東伐魏音迺使水工鄆國聞說之鄆居今黎涇水自鹹曲之地也中山中讀曰仲即今之西邸縣口為渠渠成而用溉為由之地四萬餘頃收皆敵一鍾四斛於是一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高彊卒并諸侯因名曰鄆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會金隄隄音丁隄名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詠于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鄆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時武安侯田蚡為相其奉邑食鄆郡居河北音河河決而南則鄆無水丈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是以久不復塞時鄆當時為大司農言引渭并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渠下之民頓得以溉矣後河東守番係音居言作渠田數歲河移渠徙不利田者不能種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越人明復嚴能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甚鉅音德通鑿并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水井

渠自此始穿得龍首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順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教子後二十餘歲感因以
數不登而渠楚之地尤甚於是上自臨決河渠白馬玉壁明魏全章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置決河
莫天下淇園之竹以為魏其悼功之不成適作歌曰教子決方將奈何浩浩洋洋感彈為河功無已時
干反下淇園之竹以為魏其悼功之不成適作歌曰教子決方將奈何浩浩洋洋感彈為河功無已時
芳吾山平鑿山以填河已止也言吾山平方距野溫魚弗爵方始冬日清以水長滿溫涸涸不正道弛方
難常流蛟龍驕考致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方安知外信不固封禪而出則於是卒塞教子渠宮
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為舊迹通渠與而渠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
利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三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印之田卿
仰上曰農天下之本泉流灌溉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眾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漬
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詳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糴行水勿使失
時均齊渠堰之力後魏諸日陰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表二百里表
也茂表溉田四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也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也
為雲也鑿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長我禾黍水淨決泥可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
渠說也時方事匈奴與功利言便宜者甚眾齊人延年上書姓言河出崑崙崑崙中國注渤海是其地
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須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
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
而不憂有越者以其水絕壞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
所道明魏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更改自塞宣防後河復北決於館陶今為屯氏河廣深與
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復塞也 元年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清河之壅塞而屯氏河絕 成帝

初清河都尉馮遵前反之言今屯河塞靈鳴憤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堤防終不能泄

又地節時郭昌非直孫令其西勢復郭直貝立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

金陵上達大司農非調船非調均錢殺河決所灌之郡令其調發平糶者二人發河南以東遺水之郡使船者二人發河南以東

五百艘使民避水居上陵河使使者王延世使塞二十六日河隄成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後二歲河隄決

平原復遣王延世治之柱欽說王鳳以為水勢各異不得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化

水成必有填淤反壤之害桃化時有雨水川谷水洋限流 馮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惠威陸隘可

錫廣之錫廣之上從其言錫之水益滿怒為害甚於故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潰聖王與則出圖書

王道廢則竭絕今清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羊祜解光亦言陰氣盛

則水為之長漲者書秋米索九河故速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務自成川

既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

今皆其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晚雖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水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持節督隄塞言治河者有上中下三策

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

為所者決之使道道通善焉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雅防百川各以自利昔大禹治水鑿

龍門辟伊闕折砥柱破碣石使斷天地之性以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

安乎哉無患哉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溝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灌田分殺水志雖非聖人法然亦救賊術

也民利其澆灌相率治渠雖穿不龍龍日民田通治河隄亦成此誠善國安民興利除害之數百歲延

之中策若乃鑿穴故隄增卑倍薄者無已數述其害此最下策也

贊曰中國川原以百數其著於四瀆而河為宗

叙傳夏來四載百川是導唯河為報交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而泄河竭商亡移亦河移徙也秦決自

砥距漢北亡八丈本有九河文墜東野武作錄歌禮音因又帝空河於砥東河決成有平年後遠濬沈

成帝治河平爰及溝渠利我國家

藝文志

晉仲尼沒而微言絕精微要妙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左氏公羊穀詩分為四毛氏齊易有

數家之傳戰國從術之書耳直儀分爭諸子之言紛然報亂至秦惠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諸人為然

漢興段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斷禮壞樂銷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聞焉

於是建載書之策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博士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記皆充祕府至成帝時

以書相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占卦書

國校方技揚雄每一書已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於是

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輯與集同有六總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

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易及易十三家必義氏始作八卦至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為之象更繫辭文言序卦之屬故曰

易道深矣入更三聖伏羲文王孔子世歷三古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及秦燬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

田何傳之託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

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古者天子之書

書及書九家書之所起進退孔子襄陽上斷於堯下託於秦秦燬書集津濟而伏生獨壁藏之至漢興

亡矣宋得二十九篇以教魯魯之闕北齊並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武帝求書其王壞孔子宅毀以廣其官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
其宅問鼓琴焚燒器之骨於是懼乃止孔安國得其書獻之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酒結脫簡一召諸說簡二文字異者七百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說今言不立其則聽受絕行若果號古
文德淵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凡詩六家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永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
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遺秦而全者以其誦誦不獨在竹帛
故也遺秦者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米雅說或非其本或言意為近之
禮凡禮十三家帝王質又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周衰諸侯將喻法度忘其言已滅去其籍
漢興書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託奉宣世后倉最明或後戴聖唐書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出
於魯魯中記

書凡書六家漢興制氏以壁中書律書故漢官頗能記其經辨故書而不能言其義或當時河間獻王好
儒與劉向等共采周官及諸子書與書者以作樂記獻八倫之舞與制氏不相連

春秋凡春秋二十三家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事書為
春秋右史書而書周室既微諸侯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國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無左邱
明與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與以立功就取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棄雖
擗不可言見曰擗棄乎乎也而棄言謂人職也見王明思弟子各書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而作傳
明夫子才以空言說禮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鄭氏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小學元小學十家言八歲入小學故保氏章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律律亦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之奇字篆書隸書篆書皆所以知古今者子奉印章書情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哀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筆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末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白者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古之學者辨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異夫體玩經文而已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立也後世經傳既以中雜傳學者又不多聞闕疑之義多疑之疑難在而務碎義過難使辭巧說破壞形體為研之儀以過人之比學者故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杜預論云秦近君能記先典篇目兩字之後以過人之比學者故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說至十餘萬言說曰若稽古二三萬餘言後連偏以馳逐其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者其所習毀所不見者所見者則安矣非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德業流布出於司徒之官助入君頌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學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垂教於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或者既失精微而學者又隨時抑揚違道本明職苟以講取取龜復違補之是以五經平所說學後莫此詳

道業流布出於史官應記成敗禍福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易之陳味一謙而四益謙而四益與及致者為之則施去禮學兼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陰陽陰陽者流蓋出歲和之官敬順昊天恩敷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及拘者為之則奪於禁忌流於小

法家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奪禮制法而故以嚴治

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及警者為之辨江則奇鉤鉞析亂而已辨江則奇鉤鉞析亂而已辨江則奇鉤鉞析亂而已

名家名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宋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

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視讓是以上同及嚴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

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從橫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讓而棄其信

雜家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貴及遠者為之則漫羨而無

所歸心是反

農家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

耕序上下之序時布內反

小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裨官裨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閭里小知之所及亦使縱之而

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魯苑狂夫之議也

諸子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蓋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蓋

出並作辨與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辨與仁之與

義敵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雖有敵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辨與水之上下流在之義與也使其人

遺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收眩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辨與野求之亦於官禮方今去聖久遠

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於野乎辨與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

以通萬方之略矣

賦傳曰不敬而誦謂之賦蓋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高材如深夫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避之時必稱詩以諭其意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春秋之後周道寔壞賸聞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譴憂國皆作賦以風風感威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來王唐勅漢與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魏為傳覽閔衍之辭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更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以感於哀樂感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

權謀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執也陰陽用技巧者也

形勢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昇卿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陰陽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形德隨斗擊因五勝五行相勝也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兵家兵家者蓋出於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其用上矣後世燧金為火與礮同割草為甲寇械甚備下

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道事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

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刑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

揚揚據據遠遠紀秦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兵書為四種

天文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起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然星宿結得非湛然者弗能由也

禮禮大觀景以謹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

曆曆曆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

政漢興有倉公令其技術晦昧

世與

叔傳伏羲畫卦著契後作虞夏商周孔峯真策策書剛詩禮禮正樂家繫大易因史立法

春秋 六經既

登遭世固宏群言紛亂諸子相騰並秦人是賦漢終其缺刻向司籍九流以別諸道陰陽 爰著目

錄略序洪熙

庚策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六終